

830  
8655

903  
:53



皇清經解卷二百二十四

學海堂

日理

禮說夏官

吳惠學士 士奇 著

節服氏衾冕六人裘冕三人

官以節服為名則王之車服旂常皆其職掌朝祭則六人從王

郊祀則二人從尸持旌執戈乃其事也若云從王服衾從尸服

裘則周禮顧命執惠執艾者雀弁綦弁而已未聞服冕況以下

士而服衾與裘乎諸侯四人其服亦如之者所謂公之服自衾

冕而下如玉之服也郭景純注亦在引周禮曰六人維王之大

常服虔注左傳引周禮亦然則是節服氏掌朝祭之衾冕郊祀

之裘冕可知矣學者讀從之可也

式林一方相氏岐方良金四日云岐令懸顧也者于日於日

皇清經解卷二百二十四 惠學士禮說

方相氏毆疫蒙熊皮黃金四日注云如今魃頭也荀子曰仲尼之狀面如蒙俱俱與慎子曰毛嬙先施衣之以皮俱則見者皆

走韓退之曰四目為方相兩目為俱猶今假面也大喪及墓方

相氏以戈入壙毆方良注以方良為罔兩然則罔兩當讀作方

良東京賦曰捐魑魅斯猶狂斬螻蛇腦方良則罔兩讀作方良

矣薛綜注云方良段成式謂罔兩好食亡者肝而畏虎與柏墓

上樹柏立石虎以此說文在虫部云蝸蝸山川之精物也狀如

三歲小兒赤黑色赤目長耳美髮淮南王說云魯語賈逵注則

謂罔兩罔象有夔龍之形而無實體非神名也韋昭以為蝸蝸

山精好教人聲而迷惑人杜預以為水神眾說不知孰是獨段

氏附會周官一說方良史記作罔閭蓋彷徨也莊子曰野有彷徨

徨司馬彪以為狀如蛇故說文在虫部魃一作斯淮南子曰視

毛嬙西施猶顛醜也說文云人子逐疫有顛頭廣雅水神罔象蔡邕說顛頭三子其一居若水

為魑魍大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以達窮者與遽令大僕

任重家宰兼官錄以補周官之缺

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大僕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先鄭

謂窮者窮窶失職來擊此鼓若今時上變事擊鼓矣遽傳也若

今時驛馬軍書當急聞者後鄭足成其義謂肺石達窮民朝士

掌之驛馬軍書者郵驛上下程品也案漢律有變事有驚事凡

上言變事謂之變事今驚事告急謂之驚事律達窮者變事上

言也遽令者驚事告急也令者施行制度以此設教違令則入

惠學士禮說

律驚猶遽也故曰遽令變者非常故擊路鼓否則坐肺石而已  
建路鼓者若後世闕左懸登聞鼓人有窮冤則撾鼓公車上奏  
其事焉肺石在外朝之闕路鼓在內朝之門坐肺石者士師聽  
之擊路鼓者大僕達之則天下無窮民矣書曰不虐無告不廢  
困窮帝王之政必先窮者軍書雖急不以先窮路鼓本以達窮  
民也窮遽皆有律令言令則律在其中非律令亦不得擊此鼓  
先鄭讀以令屬下句失之禹立建鼓於朝而備訊喚訊之言問  
驚問曰喚謂窮遽也

周書穆王命伯冏為太僕正作冏命孔傳以太僕正為大馭孔  
疏謂大僕下大夫而大馭中大夫其官高於大僕且戎僕齊僕  
道僕田僕而大馭最為長春秋隨侯寵戎右少師漢文愛趙談

而參乘又最為密昵故安國以太僕為大馭也然戎僕與大馭  
皆中大夫大馭雖尊不得為長春秋有御戎戎右二官君之車  
為戎車則御戎者即周官之戎僕大馭掌玉路不掌戎車而戎  
右贊王鼓傳王命掌戎車之兵革使者即隨少師之職而孔疏  
以大馭當之誤矣左傳成六年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  
僕大夫者大僕也晉謀遷都諸大夫皆在公揖而入獻子從公  
立于寢庭寢庭者燕朝路寢之庭在路門內司士掌治朝在路  
門外朝士掌外朝在庫門外臯門內是為三朝而路寢庭朝則  
大僕之所掌也春秋時周禮未改列國猶重大僕一官獻子以  
卿兼之其任不可謂不重位雖下大夫而正王服位出入王命  
即周書所謂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王眠朝

則前王燕飲則相王射則贊王眠燕朝則擯又周書所謂旦夕承弼厥辟也而上士小臣中士祭僕下士御僕皆其僚屬爲羣僕侍御之臣非周書所謂慎簡乃僚其惟吉士者乎詩日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謂大僕也毛傳謂冢宰冢宰於治朝聽朝則贊王聽治歲終則詔王廢置而已未嘗出納王命也王之命大僕出入之小命則其屬掌之詩所謂王之喉舌者非大僕而誰一說冢宰兼太僕荀子曰便嬖左右者人主之所以窺遠收衆之門戶牖嚮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便嬖左右足信者然後可其知惠足使規物其端誠足使定物然後可然則侍御僕從左右前後有位之士不擇知惠端誠足信者充其官以爲人主窺遠收衆之門戶牖嚮而以巧言令色側媚者充之是

自閉其門塞其嚮乃更旁開邪竇以環主圖私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可不慎哉秦武王令甘茂擇僕與行事僕謂大僕行事謂大行孟卯謂茂曰公不如爲僕公佩僕璽而爲行事是兼官也韓獻晉卿甘茂秦相皆兼大僕則親近之臣自古重之矣賈誼官人篇曰修身正行道語談說服一介之使能合兩軍之驩執戟居前能舉君之失過不難以死持之者左右也事君不敢有二心居君旁不敢泄君之謀君有失過憔悴有憂色不勸聽從者侍御也左右在側聲樂不並奏侍御在側子女不雜處蓋古親近之臣若此錄之以補周官之闕焉

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灑之事

天子七廟廟有五寢埽除糞灑隸僕掌之王宮六寢廟闕其一

何也清廟之制如明堂明堂五室故清廟五寢中央曰太室亦曰太寢春秋文十三年太室屋壞謂中央之室室上重屋所謂復廟重檐天子之廟飾洛誥王入太室裸孔疏謂廟有五室中央曰太室者是也太室公羊作世室謂魯公之廟世世不毀象周之文武康成既以文武爲二祧又謂二祧無寢失之甚矣路寢之制亦如明堂而王宮六寢廟闕其一非無說也春秋僖二十一年西宮災公羊子曰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諸侯有三宮儀禮喪服傳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則有中宮可知小宰憲禁於王宮內宰憲禁於北宮北宮后宮也后有六宮王有六寢寢必有室有正有側側謂之夾夾於燕寢以居九嬪故曰內有九室九嬪居之蓋側室也在燕寢之旁媵妾不祔廟廟

無九嬪室故六寢闕其一也春秋有路寢小寢高寢何休曰天子諸侯皆三寢父居高寢子居路寢夫人居小寢小寢內各有一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說苑曰高寢位中路寢左右是謂三承明承明者承乎明堂之後者也漢有承明廬張晏曰廬在石渠閣外直宿所止曰廬其名蓋取諸此承明有三倍之爲六矣周禮作雒曰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四阿反坫重亢重廊注云重亢累棟重廊累屋然則殷人重屋七廟皆然也尙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蒼赤黃白黑則五寢象五行與明堂同矣每廟太寢一小

寢四

三禮義宗言天子諸侯宮寢之制春居東北之寢夏居東南之寢秋居西南之寢冬居西北之寢春三月之中居正

寢三月之末土王之日則居中寢餘三時亦如之以從時候孔疏王有六寢正寢一燕寢五其一在東北春居之一在西北冬

居之一在西南秋居之一在東月令執爵于太寢高誘注云太  
 寢祖廟也康成以為路寢豈其然古者天子六寢諸侯三寢秦  
 有高寢太寢受寢受寢者小寢歟宋康定元年直祕閣趙希言  
 奏太廟自來有廟無寢因堂  
 為案同判太常寺宋祁言周制有廟有寢以象人君前有朝後  
 有寢也廟藏木主寢藏衣冠至秦乃出寢於墓側故陵上更稱  
 寢殿後世因之今宗廟無寢蓋本  
 於玄康成謂二祧無寢未聞其說

乘石

乘石升車之石詩云有扁斯石傳曰扁扁乘石貌王乘車履石  
 淮南齊俗訓曰周公踐東宮履乘石注云人君升車有乘石是  
 也一名踐石謂踐之以升車戰國策趙武靈王立周紹為傅曰  
 寡人始行縣過番吾當子為子之時踐石以上者皆道子之孝  
 然則踐石以上謂國之有司不獨人君為然矣士昏禮婦乘以

几賈疏云乘几者乘以登車尸乘以几重其初昏與尸同也王  
 后則履石諸侯大夫亦應有物履之今人猶用臺易林云登几  
 上輿駕駟南遊是上輿皆登几也後世以石一名駟石扁駟古  
 今字孔疏謂几即幣豈其然乘古文必以几故古文乘從几

弁師王之五冕延紐

弁師五冕之紐注云紐小鼻在武上笄所貫也今時冠卷當簪  
 者廣袤似冠縱其遺象歟案武者冠卷一名委晉語范文子退  
 朝武子擊之以杖折委笄蓋笄貫於委故曰委笄古之笄猶漢  
 之簪所謂冠卷當簪者冕之紐也秦人名武曰委晉語亦云韋  
 注云委委貌失之詩有頍者弁康成謂今未冠笄者著卷幘蓋  
 頍之象士冠禮緇纒廣終幅長六尺康成云纒今之幘梁也韋

髮而結之蓋全幅疊用所以裹髻承冠徐爰曰古者有冠無幘冠下有纒以繪為之後世施幘于冠因裁纒為帽然則古曰纒漢曰幘晉宋曰帽案幘之制旁有耳上有屋下有裙帽亦如之垂裙覆冒蓋髻髮之遺象也故曰廣袤似冠繼其遺象歟言漢之幘梁似古之冠繼繼廣充幅袤六尺其遺象存焉俗本似誤為以賈疏不明故正之急就篇曰冠幘簪篸結髮紐注云結髮謂作結也紐謂結之髻也凡結之可解者曰紐愚謂結髮以帶帶謂之髻髻謂之髮髮謂之結結謂之紐其形似鼻故亦曰鼻黃疑漢之簪名顏師古以為步搖誤矣王伯厚改簪為篸亦非釋名云篸恢也恢廓覆髮上也魯人曰類齊人曰幌康成亦云滕薛名篸為類然則篸即幘也不應重出幌與帽古今文

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璆

注璆讀如簿借綦之綦附中庸

仁者人也困人也如相人偶之人

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璆注云璆讀如簿借綦之綦綦結也注所引馬絆綦與綦車轂之綦皆取結義獨所謂簿借綦者莫知其說案說文云不借綦喪服傳注云繩非今之不借孟子趙岐注云蹤草履也做喻不惜齊民要術云草履之賤者曰不惜然則不借一作不惜言不相假借亦不足憐惜也

借古音惜故唐詩外借一作外惜猶

不借通為不惜也後人不知紛紛好辨多所不通漢人多識字唐人畧識字今人不識字釋名齊人云搏腊於文借借腊皆以昔為聲古音通薄搏音相近故薄借轉為搏腊然則薄借綦齊人語即說文所謂不借綦也案廣雅不借薄

平皆履名其紵謂之綦內則注云綦屨繫士喪禮綦結於跗連紵音紵在屨頭有孔穿繫於中而結於足康成引之亦取結義

也璣一作璦或省作璣會一作體說文云骨槌可會髮者詩曰  
體弁如星儀禮作鬢云鬢并義取會聚之意晉志云縫中名曰  
會以采玉為璦璦結也謂縫而結之穀梁傳曰齊謂之綦楚謂

之蹶女輒反衛謂之輒輒一作縶然則綦亦齊語謂連併而絆縶

也御覽引釋名搏腊作搏借其音同也方言云複寫中有木者  
隋志云複下曰鳥近代或以重皮而不加木失乾腊之義則  
似鳥之言腊義取其乾而釋名云搏腊者  
把作麓貌則草履之賤與複鳥之乾異矣

中庸仁者人也注云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莫知所出案表記

注引公羊傳曰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人也今本何

注公羊曰仁之也注云若曰可悲又案方言凡相憐哀相見驩

喜九嶷湘潭之間謂之人兮然則公羊人之誤為仁之非何鄭

有異同傳寫之誤人之猶方言人兮也詩曰彼美人兮西方之

人兮賢者仕於伶官不得志誰憐哀之者惟西方美人憐哀之

耳若得遇之驩喜又當何如也如此說詩倍覺有味且使學者

知詩之文辭皆本古訓其略猶存尔正方言非若後世詩人苟

焉而已人也人之人兮皆古訓古訓既亡諸儒異說故因薄借

綦而并及之表記正義曰成十六年公羊傳文證人是人偶相  
存愛之義也公羊謂之悌方言謂之噴又謂之思

或謂之無寫皆憐也所謂相人偶  
皆其義如此然其文莫知所出呂氏春秋愛類篇曰仁於他

物不仁於人不得為人不仁於他物獨仁於人猶若為仁仁也

者仁乎其類者也齊宣易牛梁武麪牲皆不知仁呂氏之說甚

明可補中庸正義法言曰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  
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

曰天子王之皮弁象珮玉笄

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璦案隋志弁之制高五寸前後玉飾

詩云會弁如星董巴曰以鹿皮爲之尙書顧命四人綦弁執戈  
自天子至于執戈通貴賤矣魏臺訪議曰天子以五采玉珠十  
二飾之通用烏漆紗天子十二琪皇太子及一品九琪二品八  
琪三品七琪四品六琪五品五琪六品以下無琪惟文官服之  
不通武職禮圖有結纓而無笄導少府少監何稠請施象牙簪  
導從之笄加簪導自茲始弁師王之皮弁象邸玉弁謂弁無笄  
導者非也何稠請施象牙簪導蓋本弁師之制而加焉耳其琪  
飾之數經傳無文錄以備考釋名云簪建也所以建冠于髮也  
一作簪旒也以旒連冠于髮也 栉摘也所以摘髮也導所以導櫛鬢髮使入巾  
幘之裏也天子以玉笄而導亦如之降此通用玳瑁及犀隋則  
惟弁用象牙笄導焉弁師象邸者象牙導也邸與栉音同古文

通衛風象栉毛傳云栉所以摘髮孔疏訓摘爲搔而不能名爲  
何物學者疑之蓋栉者漢之摘也長一尺爲簪後世或名篔或  
名導導以櫛鬢簪以固冠簪卽古之笄導卽古之栉魏風佩其  
象栉毛傳云象栉所以爲飾蓋刻鏤摘頭以爲飾也王之皮弁  
玉簪而象導也明矣導亦名簪通俗文云幘導曰簪栉一作栉  
廣韻云整髮釵篔一作鍤玉篇云釵篔又曰鍤釵卽整髮之栉  
栉栉同字篔栉同物是爲導亦曰摘許叔重曰骨摘之可會髮  
曰髀詩云髀弁如星則似摘一名髀以骨爲之故從骨然弁師  
注云故書會作髀司農讀爲會引士喪禮棺用組乃笄棺讀與  
髀同以組束髮謂之檜一作髀沛國人謂反紒爲髀愚案士喪禮  
髀笄用桑會髮曰髀笄與摘皆所以會髮故亦得髀名詩云象

服是宜毛傳解象服與象拂同皆云以為飾孔穎達謂以象骨

飾服失之遠矣范甯注穀梁以象服為吉笄近之愚謂象服即

象拂佩猶服也謂著於首案文選李善注引說文曰拂取也

文拂作播故譌亦作諸皆以帝為聲讀若播則拂與播通故毛

傳訓為播後漢志播長一尺有等級皇太后則以玼瑁為之端

有華勝上有鳳凰下垂白珠其飾彌凡男子有二笄一固髻一

盛矣故毛傳云象拂所以為飾也

固冠固髻者韜髮作髻訖插笄於其中以固髻內則櫛縱笄總

是也固冠者束髮加冠訖縱韜髮插笄於其中以固冠士冠禮

皮弁笄爵弁笄是也然則象拂以固髻玉簪以固冠歟或曰幕

人設皇邸鄭司農云邸後版也則象邸蓋冕之版矣冕版前後

而弁前後平故以弁名周曰邸漢曰版古今異語皇邸以羽飾

則象邸以象飾可知其說近是然舊說皮弁無版有版者爵弁

耳案介正邸謂之抵抵櫛皆從木以氏帝為聲實一字櫛者笄

也屬則邸非簪而何賈疏以為弁頂則版也似非一說弁皆有

版並存以備攷劍之說正行也

合卷八司戈盾藩盾車載書以中車為尊

司戈盾掌建乘車而設藩盾舍則設之行則斂之康成謂藩盾

如今扶蘇蘇與胥古交通故扶蘇一作扶胥蓋秦漢間語周之

藩盾也建之乘車以蔽左右軍旅會同前後拒守大者八尺輪

三十六乘輓者每乘二十四人以大扶胥為武衛焉中者五尺

輪大櫓扶胥七十二具小者鹿車輪小櫓扶胥一百四十六具

皆以矛戟為翼扶胥為衛在車兩藩故曰藩盾藩與通止則設焉

嚴其守也行則斂焉利其行也王之乘車則然若凡兵車雖行



於楛上則是用以為藉也詩曰取厲取鋹箋云鋹石所以為鋹質疏云質楛也言鍛金之時須山石為楛質故取之則楛質又為鍛厲斧斤之石矣史記范睢曰臣之曾不足以當楛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鋹注云楛莖楛也質剗刀也矢之穀梁傳云葛覆質以為臬則質非刀明甚且質為刀則射者何可以為的也顏師古謂缺非斧得之缺為剗刀質則莖楛明矣楛質故書作鞞質車革前曰鞞車用革質用皮其類也以皮為臬或者非誤乎郭璞謂鞞以韋鞞車鞞鞞猶鞞也即詩之朱鞞毛傳云路車朱革然則鞞一名鞞車之前後皆用革鞞前曰鞞後曰第又皆以簞衣之或飾以羽即詩之簞第前曰禦後曰蔽楛一作砧文字集略曰砧梓之質也猪金切所謂搗衣砧淮南子曰夫射儀度不得則格的不中注云格射之楛質的射準也

厥至熱枉矢絜矢利火射之西

枉矢利火射康成謂取名變星飛行有光今之飛矛亦與鳧古

音鳧子務光荀子作牟光左傳豎頭須韓詩外傳作漢之飛

矛古之飛鳧也以其飛行有光一名電影凡車戰以強弩矛戟

為翼飛鳧電影副之飛鳧赤莖白羽銅為首電影青莖赤羽鐵

為首畫以絳縞長六尺廣六寸為光耀夜以白縞長六尺廣六

寸為流星星有毛羽狀如蛇行古之在矢號曰飛兵大黃參連

弩用之然則枉矢配弩明矣絜矢象焉四弩之矢也康成以枉

矢屬弓絜矢屬弩矢之說見太公六韜有注俗本合注為本文

疑後人所改當攷兩見太平御覽見三百三十九卷大黃黃眉弩也

肩一作間參連弩者三十參共一臂也參去權反又音脊

大馭犯軼說文作範軼

祭軼祭軼

一說出

大馭犯軼說文作範軼云出將有事于道必先告其神立壇四通樹茅以依神爲軼既祭軼轅於牲而行爲範軼又云範者範軼也讀與犯同然則馳驅之範因犯軼而得名範者象其形犯者言其義與車前之軼同音學者得其義而失其形久矣則犯軼當依說文作範軼詩及聘禮云出祖曾子問云道而出則軼一祭而三名其牲犬也夫犬伏犬王車轅之詩云取羝以軼而羊人無文說者謂天子以犬諸侯以羊又月令冬祀行亦名軼中霽禮云爲軼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北面設主於軼上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而迎尸蓋祖道本祭行神當亦有迎尸之禮祖在城門外行則廟門外之西禮雖不同其神一也王出大僕

前驅大馭戎僕爲馭及犯軼馭下祝是大馭爲祝及祭酌僕是大僕爲尸祭軼祭軼乃飲此非尸祭而尸飲歟聘記釋軼祭酒脯乃飲酒於其側注云處者於是餞之然則犯軼遂驅之而亦不遂行也既犯軼而後祭則迎尸在犯軼後可知矣其位則隨所往之嚮而爲之或曰在城門外之西毛傳云軼道祭也鄭箋云行神之位取羝以祭神又焚烈爲尸羞焉孔疏云天子諸侯較祭有尸聘禮卿大夫較祭酒脯無尸崔氏云宮內之較祭古之行神城外之較祭山川與道路之神道路之神非行神而何若山川之神則有宗祝以黃金勺前馬之禮焉以故知釋軼不祭山川也崔氏之說失之矣一說玉路以祀天祀天有尸尸之出也亦如之少儀曰酌尸之僕如君之僕僕謂大馭非也尸不

乘玉路注云軌與軛謂轄頭軌與范聲同謂軛前也疏云兩軛  
即左右軌車轂小頭轂末之軌車旁著九式前之軌車旁著凡  
愚謂軌車轍軛小穿本非一物康成一之亦必有說矣孔疏以  
轂末之軛為車轍之軌似依注而為之說及邶風正義則又云  
軌當為軛少儀誤耳蓋亦疑而未定歟尸不乘玉路何也曰尸  
未入廟其尊未伸故曰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安得乘玉路也  
轄頭曰軛軛前曰軌毛詩音義以軌為轄頭失之

田僕設驅逆之車

田僕設驅逆之車注云驅驅使禽前趨獲逆衙還之使不出圍  
禦借作衙古音同也後漢北海相景君銘曰強衙改節微弱蒙  
恩則知漢隸禦皆作衙矣禦與圍通列子禦寇戰國策作圍寇圍即圍通作衙召南毛傳

云虞人翼五祀以待公之發孔疏云書多士曰敢翼殷命注云

翼驅也所引多士乃馬融尚書亦見書正義吉日傳云驅禽而至天子之所易曰

王用三驅則田獵有驅禽之法知虞人驅之者山虞萊山田之

野澤虞萊澤野駟鐵箋云奉是時壯者謂虞人然則驅逆之車

田僕設之校人帥之虞人乘之以驅禽也驅逆之車名曰佐車

佐猶左也逐禽由左從左射之車僕職所謂輕車之萃即此一

名輶車詩曰輶車鸞鑣輶猶輕也箋云驅逆之車也乘車鸞在

衡輕車鸞在鑣車驅而犬獲則知驅逆之車并有田犬以從禽

矣少儀注云朝祀之副曰貳戎獵之副曰佐疏云戎車之副曰

倅田車之副曰佐故戎僕掌倅田僕掌佐對異散通魯莊公乘

正之戰佐車授綏是戎車之副亦曰佐也少儀乘貳車則式佐

車則否熊氏謂據諸侯誤矣佐車者武車也武車不式豈獨諸侯

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注云提猶舉也晉猶抑也使

人扣之以止奔馳放不扣愚謂止馬曰控騁馬曰磬勒馬曰提

放馬曰晉提猶控也晉猶磬也提之言遲晉之言進馳則奔矣

控一作鞅通俗文曰所以制馬口曰鞅張揖埤倉曰鞅馬勒也勒馬曰提亦謂之控

校人良馬駑馬之數 毛馬 物馬

校人廄有十二馬有六種一廄二百一十六匹倍之為四百三

十二匹乃二廄良馬一種之數也以其數三之得一千二百九

十六匹乃二廄駑馬二良馬之數也以其數五之得二千一百

六十四匹乃十廄良馬五種之數也與二廄駑馬二良馬之數相

并得三千四百五十六匹乃五良一駑十二閑之全數也五良

十廄一駑二廄共十有二閑郊國六閑四種良馬三種為三閑

六百四十八匹駑馬三之分為三閑亦如之共一千二百九十

六匹乃邦國六閑三良一駑之數也家四閑二種良馬一種為

一閑二百一十六匹駑馬三之分為三閑六百四十八匹相并

為八百六十四匹乃家四閑一良一駑之數也此依鄭注而計

之如此王馬失之少家馬失之多唐馬六閑閑有左右為十二

閑猶周馬六廄廄有左右為十二廄唐合十二閑為二廄猶周

合十二廄為二校唐有祥麟鳳苑之名自貞觀至麟德馬七十

萬六千而後魏河西牧馬至二百餘萬匹恒置戎馬十萬以擬

皇清經解 卷三十四 惠學士禮說

皇清經解 卷三十四 惠學士禮說

皇清經解 卷三十四 惠學士禮說

京師軍警之備兩漢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在河西六郡養馬三十萬頭而周之王馬僅三千餘匹何足以給軍國之用乎駮牝三千邦國則然耳而謂王馬大數亦然陋矣周馬之數無聞然宣王師干之試其車三千魯大蒐於紅革車千乘晉治兵於邾南甲車四千則王馬與國馬一時之盛可知也漢有御馬謂之秣馬食粟苦肥氣盛怒至日步作之孝文節儉惟百餘匹而王馬三千以給軍國則太少以奉乘輿則又太多矣古者卿有軍事循車馬比卒乘以備戎而家無私廐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輿二乘中大夫二輿一乘下大夫專乘王度記卿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以為等差無取乎多馬也足以給朝事而已是以楚相孫叔敖棧車牝馬中行穆子一作密子為晉卿有車十乘不憂其薄也魏亦有五乘將軍秦鍼以車多懼選非失之侈乎觀起多馬楚車裂之其法嚴矣子產之家兵車不過十七乘也漢袁盎用事於景帝之朝秣馬一駟公孫弘為三公有馬十乘而周之家馬八百有餘似失之大夫守百乘之地以故家有四閑乃國之軍馬非家之私廐也家不藏兵革而春秋之世私家授甲相攻則其馬之多曷足怪焉馬毛物之種九十有二叱撥之別十青之別三鳥之別五白之別一赤之別五紫之別六駿之別十一赭白之別六驢之別八騮之別六駱之別五騅之別五踰之別八駮騰之別六駮之別三驃之別七其略在魯頌駟篇所謂物馬毛馬者蓋如此毛齊其色物齊其力馬飽為駮馬肥為駮馬盛為駮馬和為駮馬遲為篤馬疾為駮馬驟為駮馬馳為駮

馬突為騁馬奔為駟馬驚為駭馬立為駐馬順為馴馬犗為騷馬眾為羸馬多為駮馬駿為驚馬逸為騫馬力為馱馬駁為騶馬駒為褻則所謂戎事齊力者觀其文可以知其義矣

度人馬八尺以上為龍

度人職馬八尺以上為龍鄭司農引月令曰駕蒼龍案尔疋馬屬絕有力馱又曰馬八尺為馱郭注引度人職龍作馱而高誘注月令引度人職作龍然則龍與馱古音同也龍亦作驪潛夫論曰求驪問驪或云驪野馬非也學者好怪乃謂龍者仁馬河水之精高八尺五寸長頭有翼鳴聲九音遇明主則見於是存龍馬負圖之瑞應皆妄言也大戴禮曰春夏乘龍秋冬乘馬月令春驪夏駮秋駱冬驪而馱驪並不見說文則知古通作龍矣

驪一作驚良馬也音采郎切蓋上音也以形聲求之實不可解 勿震為龍虞翻本作駮注云駮

蒼色震東方舊讀作龍非也案說文駮馬面頰皆白亦非純蒼蓋蒼龍而兼的頰與龍轉為駮猶龍轉為驚采郎切古音皆通或

以為誤豈其然說者謂漢得大宛名馬象龍象龍天馬名也龍為天駟故馬以龍名何休曰天子馬曰龍諸侯曰馬卿大夫士曰駟詩云駕我乘馬乘我乘駟毛傳云大夫乘駟鄭箋云馬六尺以下為駟

職方氏九州

春秋元命包曰五星流為兗州鈞鈴星別為豫州鼎畢散為冀州箕星散為幽州營室流為并州參伐流為益州虛危流為青州天氏流為徐州軫星散為荊州牽牛流為揚州益州者禹貢

梁州周以梁并雍則為雍州之地秦之蜀郡漢以其地為益州  
 蜀之分野與秦同分徐州者禹貢海岱及淮之地周省徐入青  
 秦兼天下置泗水薛琅琊三郡漢或分或改以其地為徐州說  
 者謂充瑞也信也又云州以沈水得名豫者舒也言中州稟中  
 和之氣其性安舒冀乃帝王之都其地有險有易分野為趙故  
 屬鼎畢舜以冀州闕夫分衛以西為并州燕以北為幽州周人  
 因焉幽之分野為燕故屬尾箕言北方太陰故以幽為號并之  
 分野為衛故屬室壁不以衛水恆山為名而云并者蓋以其地  
 在兩谷之間也合梁為雍四塞之地故以雍名亦謂西北之位  
 陰陽氣雍闕也正東青州土居少陽其色青故名正南荆州荆  
 強也言其氣躁強亦曰警也言有道後服無道先叛常警備也

東南揚州分為吳粵故屬斗牛以為江南躁動厥性輕揚亦曰  
 澤國水波揚也漢都雍州為二輔屬司隸不統於州而以雍之  
 西為涼州西南為益州又開地斥境南置交阯北置朔方之州  
 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是為十三州因置十三部刺史元命包  
 漢人偽造故言益州而不言雍州則識緯雖起於春秋之時實  
 亂於哀平之際信矣孔穎達曰舜分青州為營州營州即遼東  
 漢末公孫度據之自號青州刺史越海收東萊諸郡堯時青州  
 當越海而有遼東也在周職方為幽州之地賈公彥曰漢光武  
 十三年以遼東屬青州二十四年還屬幽州郭璞以爾雅釋地

九州為敷制夏無幽并營殷無青梁并周無徐梁營  
 五出地 荆州其川江漢其浸潁湛

江出岷山漢出岷冢皆發源於雍州而東南流爲荊州之川潁  
出少室湛出昆陽皆發源於豫州而東南流爲荊州之浸蓋潁  
之別爲潁潁有大小小潁出汝南潁強與潁水合故潁或謂之  
潁潁水又東大潁水注之東南流逕召陵縣故城南而上承汝  
水枝津世亦謂之大潁水南逕慎城西而入於潁慎故楚邑白  
公所居以拒吳者潁水從此會於淮故左傳謂之潁尾蓋潁首  
陽城而尾下蔡下蔡故州來班固獨指此爲荊州浸則其地古  
屬荊州矣召陵及慎漢屬汝男爲豫州在春秋則皆楚地楚曰  
荊人則皆古荊州之域也湛水北枕山山有長阪水流其下故  
有湛阪之名京相璠曰昆陽縣北有蒲城蒲城北有湛水東流  
入汝昆陽在犍縣北而湛出犍北魚陵西北而東南流歷魚陵  
下其地接方城方城卽葉縣漢昆陽屬潁川爲豫犍屬南陽爲  
荆然則湛合汝從豫入荆也汝有瀆鄆道元謂瀆潁聲相近故  
世謂瀆水爲大潁水亦或下合潁潁之稱則似潁湛與汝瀆合  
爲一水矣正南曰荊州江漢汝瀆皆南土國風列於周南故江  
漢爲川潁湛合汝瀆爲浸潁讀爲殷與瀆同音古荊州北接陳汝控帶許  
洛齊語桓公南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汶山荊州諸侯莫不來服  
鄭語南有荆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所謂荊州諸侯也楚語靈  
王城陳蔡不羹案父城有應鄉故應國新蔡故蔡徙有大呂小  
呂亭故呂國定陵襄城有東西兩不羹在漢或屬潁川或屬汝  
南陳故陳國屬淮陽皆古荊州淮南子曰昔者楚地南卷沅湘  
北繞潁泗西包巴蜀東裹郟淮潁汝以爲沘江漢以爲池亘之

以鄧林綿之以方城汝穎以為險江漢以為池限之以然則穎湛即穎汝也康成以為宜屬豫州豈其然乎春秋傳楚令尹子瑕城郟水經注穎川郟縣汝水逕其故城南即子瑕之所城也則穎汝宜屬荊州益信

豫州其浸波澁

豫之浸曰波澁注云澁宜屬荊案湖有澁漳有澁江有澁湖水別為金浦澁漳水別為柏梁澁江水別為觀詳澁皆以澁名然則澁不屬荊也尔正洛為波則波澁明為滎洛之别名矣應劭謂孤山波水所出區區小水安足為一州之浸乎馬融廣成頌黃以滎雜說本職方曰浸曰黃明波澁即滎雜也注引水經注澁水出黃山在唐隨州棗陽縣東北則澁屬荊矣波水出歇馬嶺即應劭所謂孤山波水所出者在唐汝州魯山西北滎水在滎陽縣東尔正渾沙出注云水中沙堆為渾澁猶渾也故可為梁左傳梁澁蓋以此

雍州其川涇汭

雍州之川涇汭注云汭在幽地詩曰汭泥之即泥讀為鞠毛傳云芮水涯箋云芮之言內也水之內曰隩水之外曰鞠則汭非水名渭汭夏汭漢汭羅汭洛汭沙汭淮汭桐汭皆曰汭閔公二年虢公敗犬戎于渭汭服虔曰汭謂內也杜預曰水之隈曲曰汭王肅曰汭入也呂忱曰汭者水相入也渭水入河是為渭汭其地在京兆船司空猶夏水入江為夏汭其地在江夏雲杜縣亦曰汭水兼通夏目而會於江然則汭非水名信矣雍之川莫大于汧渭班固言芮出汧東入涇是汧水入涇謂之汭也呂忱之說不其然乎地理志汧縣汧水出西北芮水亦出西北明芮即汧也鄭氏謂汧有二源一出縣之蒲谷鄉紘

中谷決為弦蒲藪一出縣西山世謂之小隴山即古之隴坂東北注為魚龍水二源分流一入渭一入涇入渭者謂之渭入涇者謂之涇  
文云渭水相入也

冀州其澤藪曰楊紆

余疋九藪秦有楊陁呂氏春秋秦之陽華淮南子秦之陽紆高誘云陽華在鳳翔或曰在華陰又云陽紆在馮翊池陽一名具圃皆臆說也郭景純謂在扶風汧縣則直以弦蒲當之矣案中  
山經陽華之山楊水出焉西南流注於洛門水出焉東北流注於河緄姑之水出於其陰酈道元謂其地在弘農上雒河在東北洛在西南實古冀州之藪是謂洛間言在河洛之間堯受河圖於此禹治洪水具禱陽紆即其地也穆天子傳天子西征鰲行至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是惟河宗氏自宗周漚水

以西至於河宗之邦陽紆之山三千有四百里自陽紆還歸於周三千里淮南子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說者謂呂梁在西河離石縣西孟門乃龍門之上口兼孟津之名古河宗之地陽紆即陽華蓋山也衍而為藪河伯都焉其山更在藪之西故距漚水三千里而中山經亦云門水出陽華至於河七百九十里人雒水則其地之廣可知故半在秦半在晉然而職方屬冀不屬雍何也穀梁子曰鄭在冀州鄭在豫而云冀者蓋冀帝王之國為天下之中州是以禹貢首冀州而鄒衍敘九州赤縣之畿亦自冀州始故自平逢之山至陽華之山凡十四山而嶽在其中以六月祭之六月者歲之中也蓋地中山中祭以歲中陽華屬冀以此一說陽陁大陸一地兩名禹貢大陸屬

冀州康成注尚書引地說云大河東北流過絳水千里至大陸為地腹而漢志大陸在鉅鹿絳水在信都禹貢北過降水至於大陸康成謂鉅鹿與信都相去非千里地名變易世失其處今河內其山其水出焉古音降讀為其今之共水古之降水說文作洪亦云然而以館陶北屯氏河河之故道為大陸則亦冀州之地也春秋傳魏獻子田於大陸焚焉還卒於甯杜氏謂鉅鹿絕遠當在汲郡修武縣之吳澤修武故甯也酈注引韓詩外傳武王伐紂勒兵於甯更名修武亦以為吳澤即大陸紂都在冀州大陸之野即漢河內朝歌縣去鉅鹿雖遠而皆有大陸之名蓋以其為地腹纏絡綿邈高者山下者藪廣且平者陸焉用指其處以實之哉竹書穆王征犬戎祭公帥師從王西征次于陽

紆蓋謂陽紆山也似陽紆在西陽華在南而得合為一者亦猶

楚之雲瞢跨川且隰兼包勢廣者歟修務訓曰禹之為水以身

解於陽盱之河陽盱者陽紆也

盱或作盱高誘曰陽盱河在秦地應休璉引之作陽盱李善注

音紆

并州其川曰嘔夷

并州之川嘔夷注云祈夷祈嘔音相近水經注亦作祈夷出代

之平舒縣東逕縣之故城南澤中控引眾泉以成一川魏土地

記曰代城西九千里有平舒城西南五里代水所出東北流乃

祈夷也在代故亦曰代水說文澧水起北地靈丘東入河即澠

夷水并州川案靈丘唐蔚州治通典云嘔夷在其界漢屬代郡

未聞北地有靈丘則說文非許氏之舊矣然以澧水為并州川

則班氏之說也祈夷水北至桑乾澗水東至文安本非一水酈氏以澗為溫夷出縣西北高氏山海經曰高氏一作是之山澗

水出焉東流注于河然則嘔夷蓋溫夷歟東人曰四澗

海曰形方氏率離之地為燕西南夷里并水出東北

形方氏率離之地率今作乖俗誤為華說文零為草木華从彖

从亏率背呂也象脅肋形從率康成讀率為佩哨之佩率離者

佩邪離絕也說文玉篇皆無佩字玉篇於率部加率訓為率斜

廣韻作荒又作葵即率字率邪者猶佩邪云爾率一作華廣雅睽華也華哨

衰也明佩與華同佩葵實一字廣韻分為兩一音夸一音乖形方氏掌正地形故其

形率斜者正之不正者謂之佩賈疏謂兩頭寬中狹未知所出

當攷說文斜讀若茶詩其虛其邪鄭箋從爾雅邪讀為徐則邪

非徐也茶古舒字舒徐義同邪一作斜亦作衰佩即窳字說文云汚衰下

也從穴瓜聲一作窳字林云汙也音烏說文汚窳陸德明日汚

窳猶汚邪也然則佩邪猶汚邪歟徑倂為直佩邪為曲史記汚邪滿車

說苑下田滂邪一說佩即躄說文云不正也從立躄聲似非地形當攷

皇清經解卷二百二十四終 漢軍生員樊封校

皇清經解卷二百二十五 學海堂

禮說 秋官 吳惠學士 高著

大司寇禁民訟入束矢禁民獄入鈞金管子曰小臯入以金鈞

薄臯入以半鈞訟獄者三禁之而不直則入一束矢以罰之亦

見齊語蓋束矢以示罰鈞金以贖臯禁之而不聽乃入束矢鈞

金說者謂訟獄者皆然誤矣矢取其直不直者入束矢金能見

情無情者入鈞金若不入矢則是自服不直不入金則是自服

無情乃所以禁民訟禁民獄也折獄不以剛舊說謂金取堅剛

失之淮南子曰有輕臯者贖以金分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箭注

云金分者隨臯輕重有分兩箭十二為束案鄉射禮大夫之矢

是書經解 卷二百二十五 惠學士禮說

則兼束之以茅土握握謂中央又大射儀賓諸公卿大夫之矢  
 皆異束之兼束者四矢異束亦然鄉射專指大夫言故云兼大  
 射兼指諸公卿大夫言故云異束於握上謂可握而持然則束  
 矢者四矢也舊說謂未二矢者蓋本漢書弓一十張矢四發服虔  
 曰發十二矢韋昭曰射禮三而止每射四矢故以未二為一發  
 然則一弓四十八矢其說又與毛鄭不同師古以一發為一放  
魏百官名曰三公拜賜鵠尾鵠尾箭十二枚則服韋之說非無據也魯頌毛傳云五十矢為束  
 蓋本荀子論兵一弩負矢五十个之說康成謂一弓百矢蓋本  
 書春秋傳彤弓一彤矢百之文此二說者一用之軍旅一以賜  
 諸侯皆不言束也而謂秋官聽訟入矢亦如之其不然乎舜典  
 金作贖刑注云金黃金呂刑其罰百鍰注云黃鐵孔穎達謂黃

金黃鐵皆今之銅也古贖辜以銅漢始改用黃金但少其數令  
 與銅相敵康成駁異義言贖死辜千鍰鍰六兩大半兩為四百  
 一十六斤一十兩大半兩銅與金贖死辜三斤為價相依附是  
 古贖辜皆以銅也禮器內金亦謂所貢之銅注云金炤物疏云  
 金能照物露見其情此禁民獄者所以入鈞金歟易噬嗑外卦  
 為離離為火五行之位火承金坤之六五上升乾位得中而明  
 故曰得黃金黃言中金言明也素問云金發而清明廣雅以清  
 明為金神折獄以明得其情矣得情勿喜故有貞厲之戒焉禹  
 貢金三品銅三色也魯頌大賂南金言南指荆揚王肅以三品  
 為金銀銅孔穎達以為尔疋黃金之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  
 則貢金銀者當以鏐銀為名也禹貢有鏐鐵錫鉛銀而無銅故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五 禮說  
知金爲銅春秋僖十八年鄭伯朝楚楚子賜之金旣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鐘此卽荆揚所貢之金也古以銅爲兵楚金利故吳越之劍南人貴而寶之弗使出境然則三品爲銅信矣三色者青白赤也康成云今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爲鈞與三十斤相去縣絕則鈞金猶金分蓋亦隨臯輕重之名矣晉律贖死金二斤失贖臯囚罰金四兩漢律贖死金二斤八兩皆黃金也

小司寇三曰詢立君

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詢有三其三曰詢立君春秋王子朝與敬王爭立求助於晉晉欲助之而莫知適立也乃使士景伯蒞問於周士伯立於乾祭而問介衆由是遂絕子

朝之使而戴敬王君子曰禮夫禮立君必詢萬民也堯年老而子不肖舜有元德而在側微帝聞之而岳牧不舉於是帝朝萬民而詢之廷民之所舉一如帝之所聞而當乎帝心於是史臣書之曰師錫帝介衆曰師以爲舜有天下也衆錫之曷爲不曰天錫之而曰衆錫之天遠而衆邇也不孚於衆而合乎天妄矣且古者立君問諸民不問諸神楚共王有寵子五人未知誰立乃大有事於羣望而祈焉密埋璧於庭而使五人入拜且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旣而或跨之或加之或壓之皆可以爲當璧則神之所命誰知之者適足以啟其覬覦之心而前有蒲官後有奧主臣強於君末大於本亂幾亡國故古者立君問諸民不問諸神然則太卜曷爲而下立君卜立君者先王先蔽志而

後命龜謀及卿士謀及庶人乃參之以卜筮未有不謀乎卿士  
不謀乎庶人而專信卜筮之說者也是故眾歸之者王眾去之  
者亡湯武革命堯舜異命澤滅火曰革柔順剛曰異剛爲君柔  
爲民言君中正而民順之矣太康尸位黎民貳也成湯代虐兆  
民懷也帝癸喪邦眾弗協也武王克紂眾一心也故曰眾歸之  
者王眾去之者亡

懋和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不蔽要囚明堂位曰百  
官廢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說文當臯人曰報從卒從良良服  
臯也荀子曰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卽予惟曰未有順事言先  
教也故先王旣陳之以道上先服之管子曰上不行則民不從  
彼民不服法死制則國必亂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  
服也然則陳之以道先民服之及其要囚又加服念所謂上服  
也罰雖有倫猶曰未遜刑一人而天下服殺一人而萬民和所  
謂下服也書曰恫瘝乃身程典曰余體民如毛在躬拔之痛無  
不省蓋疾痛本諸身求諸民故曰一國之刑具在於身則下服  
必先上服也教之以三物糾之以五刑求之以五聽然猶必三  
刺三省三赦而後加刑則民之陷於刑者亦寡矣成康之際天

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者以此康成以漢法解周官似失之呂刑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以權惟明克允苟非服念焉能用權五刑故有五服傳曰辜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然則服讀爲附攷工記牝服服讀爲負呂刑有附音並非改字不識字而自謂通經妄矣附之上下如喪之輕重矣或從重而輕或從輕而重或恩輕而義重或名重而情輕上附下附皆有等比服問所謂列猶呂刑所謂權我所謂服者大明服也後漢太尉劉愷奏議引呂刑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而上服下服禮記服作附蓋服與辜定而施刑附謂辜疑而議減王制曰附從輕小司寇八辟亦曰麗邦法附刑罰附者律之比例挾猶舉也上刑挾輕下附者舉輕以明重下刑挾重上附者舉重以明輕所

謂上下比辜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者也下附謂小比上附謂大比大小猶輕重已行故事荀子曰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謂之附莊子曰曰比以刑爲體謂之服

士師五禁

注野有田律

士師五禁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康成謂古之禁書亡矣今宮門有符籍官府有無故擅入城門有離載下帷野有田律軍有囂謹夜行之禁其牘可言者今漢律亦亡其牘莫能言矣離載者載奇兵也韓非子曰非傳非遽載奇兵革辜死不赦離之言奇載而下帷是爲姦非若兩人同車法所不禁也賈疏失之士師野禁卽大司寇之野刑所謂上功糾力者謂民農則重本重本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力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五  
乃專一是故丈夫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貿功以長生  
敬時愛日非老不休非疾不息非死不舍故謂之糾力呂覽上  
農篇野禁有五古之禁書猶存其略焉庶人不冠弁娶妻嫁女  
不酒醴聚眾農不上聞不敢私籍於庸地未辟易不操麻不出  
糞齒年未長不敢爲園囿量力不足不敢渠地而耕農不敢越  
畔賈不敢爲異事山不敢伐材下木澤人不敢灰僇糶網罟罾  
不敢出於門鼠罟不敢入於淵爲害於時也苟非同姓男不出  
御女不外嫁以安農也灰僇者月令仲夏毋燒灰燒灰者僇庸  
謂傭賃者而云不敢私籍則古有在官之傭故遂師得移用之  
以救其時事歟男女嫁娶不出鄉里則民無百里之戚不敢越  
鄉而交大司徒所謂聯兄弟以安民蓋如此孔子曰入其境田  
疇易草萊辟溝洫治此在上者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  
邑牆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在上者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是  
爲野禁亦曰野刑不禁以法而禁以身不刑其體而刑其心故  
其時野無曠土國無罷民康成以田律當之誤矣

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

士師五戒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康成謂糾憲未  
有聞焉案小司寇正歲觀刑象乃宣布於四方憲刑禁則憲者  
國之刑書小宰以宮刑憲禁於王宮內宰憲禁於北宮蓋皆宮  
中之刑而表縣之以爲法小宰掌宮之糾禁宮正亦掌焉宮正  
糾德行內宰糾其守則糾亦用諸宮中州里糾過惡黨正糾戒  
之鄰長相戒相受鄉遂縣之士亦各糾其民則皆用諸國中者

也大司寇糾力糾守糾孝糾職糾恭徧及萬民矣戰國策安陵君成侯者奉襄王之命以守安陵也手受大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刑不赦國雖大赦降臣亡子不得與焉安陵說苑作鄆陵漢縣屬潁川郡戰國屬魏為安陵小國也韓魏滅而獨存所謂大府之憲即士師之憲用諸都鄙者而稱憲之上篇則憲即古之章也管子正月之朔布憲於國百吏習憲於君前受憲於太史太史既布憲入籍於大府憲未布莫敢就舍就舍謂之留令臯死不赦憲既布有不行憲者謂之不從令臯死不赦考憲而有不合於大府之籍者後曰專制不足曰虧令臯死不赦是為首憲春官太史之所藏頒之官府都鄙者即此布憲執旌節以宣布於四方達於四海蓋正月布之正歲縣

之周正月夏正歲墨子曰先王之書出國家布百姓者憲也晏子曰君

子有道懸之閭士師五禁書而懸於門閭者以此

士師八成七曰邦備備一作朋注云故書朋作備鄭司農讀為

朋友之朋案漢書王尊傳有南山盜備宗蘇林曰備音朋蓋本

鄭司農之讀而失焉者也晉灼音倍得之說文省作朋讀若陪

晉音本此顏師古亦以晉音為是則備非朋審矣古有朋無黨

同道為朋阿黨為備八成者四方之亂獄王命誅士成之立氣

勢結私交作威福君子犯禮小人犯法無守職奉上之義有背

公死黨之名故曰邦備謂之亂獄管子幼官篇所謂散羣備署

也強者為圉弱者為屬圉屬羣徒私相署置故王命誅士以成

之者散之焉酈從邑地名漢功臣表酈成侯師古曰酈音陪又音育反從邑爲酈從人爲備備古倍字皆從人以朋音得聲司農破爲朋或作期說文引虞書曰期淫于家期與期通廣雅否弗朋批皆非佳語亦猶姦宄竊盜云爾淮南中訶邦汭也勝詭陰謀邦賊也吳之宰嚭梁之朱异身內情外國將生害邦謀也薛宣之子劓戮近臣犯邦令也弘羊之客詐稱御史橋邦令也陽虎之囚季孫爲邦盜也朱博之附傅晏爲邦備也杜業之毀師丹爲邦誣也是爲士師掌士之八成士指訝士訝士論邦國之臯刑成四方之亂獄蓋以此荀子曰蔽公者謂之昧隱良者謂之妬奉妬昧者謂之交譎交譎之人妬昧之臣國之蔑孽也此邦誣之謂歟妬昧爲誣交譎爲汭雖有妬昧之臣苟非交譎則妬昧不行故八成以邦汭始邦誣終

鄉士聽其獄訟至王會其期

書傳曰今之聽民求所以殺之古之聽民者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之之道乃刑殺君與臣會焉聽謂議獄察其辭辯其訟異其要近者聽於朝遠者上於國鄉士一句遂士二句縣士三句方士三月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羣士司刑各麗其法以議而求所以生之之道若求其道而不得則士師受中刑殺仍登中於天府蓋司民登數司寇登中皆於祖廟使神監之若欲免其死則近者王會其期遠者王令三公及六卿會其期蓋當司寇聽之之日而往議之書傳所謂君與臣會焉者也說者曰會者就也春秋之例魯往會於他處則書曰會某若公在外

彼來就公則曰會公文十三年衛侯會公于杏是就之義會必有期凡我會

彼彼會我各及其期曰會若不及其期則曰弗遇無信也

年秋公會衛侯于桃邱弗遇然則會必有期明矣故司刑議獄亦曰會其期

期者一旬二旬三旬之期也君與臣會君不為卑臣不為仇春

秋叔老會鄭伯公孫敖會晉侯禮也左氏謂卿不會公侯失之

矣不明周禮焉得通春秋都家不會何也方士掌都家訝士掌

四方之訟獄言四方則兼都家邦國矣有臯刑則明以諭有亂

獄則往而成都家亦如之故不言會也且四方之聽朝冢宰贊

之矣豈都家獨不然乎

訝士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

訝士論臯刑於邦國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注云士謂士

師也讞疑辨事先來指訝士乃得達於士師如今郡國亦時遣

主者吏指廷尉議者案孝景五年詔曰諸獄疑雖文致於法而

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注云讞平議也後元年詔曰獄疑者讞

有司有司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欲令

治獄者務先寬然則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治猶讞造猶移

有疑則讞不決則移慎之至也亦欲使邦國之治獄者務先寬

也漢之廷尉周之士師造士師猶移廷尉爾郡國有疑獄皆讞廷尉

知治獄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

春秋桓五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穀梁曰以者內為志

焉爾公為志乎成是亂也此成矣取不成事之辭而加之焉於

內之惡而君子無遺焉爾公羊謂內大惡諱而目言之者以遠也左氏亦謂成宋亂者為賂故皆非也賂者取郟大鼎於宋固明書之而不諱矣取賂在後成亂在前左氏一之尤失經義公欲成亂故會於稷卒取賂而還自是兩事春秋屬辭以直不以罔宋亂已成取不成事之辭而加之是罔也非直也豈聖人之心哉說者求其義而不得則曰成者平也平宋亂也如其說則曷為書成而不書平書成則非平亦明矣蓋自古訓亡而孔子之雅言亦絕學者遂莫能明春秋一字之辭由是杜預之徒妄為之說蓋成者斷獄之名王制所謂成獄辭也凡聽五刑之訟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史以獄成告於正史司寇吏也正於周鄉師之屬今漢有正平丞丞所置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以獄成告

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二公以獄成告於王此之謂成獄辭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謂之成秋官訝士掌四方之訟獄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成之者聽之也不可謂之平平者和解兩家訓成為平安之甚矣四方亂獄莫大於弑君桓往成之不成而退反取賂焉孔子直書之傷天下之無王也地官調人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注有兩說一謂和解之一謂立證佐成其臯兩說皆未允以民成之者與民共聽之而已魯公孫敖為襄仲聘而自娶焉仲將攻之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此成之之事也如但和解兩家又何必使舍之且使反之乎舍之反之非所以斷成其事歟邾婁定公之時有弑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孽也寡人

惠學士禮說

嘗學斷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瀦焉蓋君踰身而后舉爵所謂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者蓋如此春秋所謂成宋亂者亦以此詩曰虞芮質厥成質者劑也兩造之辭為兩劑故曰以兩劑禁民獄虞芮之獄文王成之明宋之亂桓公不能成也合詩禮叅觀則春秋之書法見矣竹書帝啟八年帝使孟涂如巴涖訟涖者往而成之也獄訟成士師受中中者獄訟之成辭故都家刑殺士師書成在官曰官成在國曰邦成以待萬民之治謂之中歲終則天府登中故受中之官名為典成之吏士師之八成由此出焉冢宰八灋之官成亦曰八成八成者八聽也一日聽日聽師田二日聽閭里四日聽稱責五日聽祿位六日聽取予七日聽買賣八日聽出入晉伐鄭禁子反救

鄭鄭伯與許男訟焉子反不能決曰側不足以知三國之成側

反然則聽訟謂之成也鄭注

朝士凡屬責者以其地傳而聽其辭非也

朝士之地傳即司約之地約傳謂傳別約謂約劑皆判書也藏

於天府若有訟者則開府視書以聽其訟故曰凡屬責者以其

地傳而聽其辭責者訟也論語內自訟包成注云訟猶責也屬

責者地訟也戰國策云邦屬而攘挈者七百里呂氏春秋亦云

吳之與越接土鄰境壤交通屬高誘注曰屬連也鄭司農謂田

地町畔相比屬故爭界而訟如魏清河平原爭界八年更二刺

史皆不能決冀州牧孫禮請以明帝初封平原圖決之便可立

斷古者邦國土地人民戶口車服禮器皆有圖丹書之以為信

謂之丹圖如民約則書於戶口圖地約則書於土地圖器約則書於禮器圖此司約所謂亦約劑書於丹圖者歟又封建諸侯亦有圖至漢魏猶然故明帝所封平原王則有平原圖以圖決訟朝士職所謂以其地傳而聽其辭也案圖驗界宜屬平原而曹爽偏聽清河之辭乃云圖不可用當叅異同是謂地傳不足憑丹圖不可信故孫禮為之歎息而流涕焉小宰職曰聽閭里以版圖謂訟地者以版圖決之地傳者版圖也

朝士職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謂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春秋襄二十五年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何休曰吳子欲伐楚過巢不假塗卒暴入巢門門者以為欲犯巢而射殺之君子不責其所不知故與巢得殺之使若吳子自死文所以疆守禦也書伐者明持兵入門乃得殺之然則不持兵不得殺之明矣雖羣輩共入鄉邑及人家而格殺之則殺之者不得無辜以其不持兵也苟持兵豈必羣輩而後殺之無辜哉故不徒曰盜賊而又曰軍所以正盜賊之名也無故持兵入人之門雖傷國君猶若無辜然春秋思患豫防之意深矣渤海盜賊起太守龔遂單車之官移書屬縣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為良民持兵者乃為盜賊然則漢律亦然不持兵者不為盜也左傳凡兩軍相攻曰軍某師則軍訓為攻與春秋書伐同義

司刺三刺司刺三刺

司刺掌三刺因以名其官三刺者三訊也壹訊羣臣再訊羣吏

是書經 卷三十三 惠學士禮說 上

三訊萬民徵訊其人考訊其辜訊問也慎之至也是為刺其象

棘棘外刺而赤心故樹棘為位象以赤心三刺焉易曰係用徽

纆寘于叢棘蓋棘者斷獄弊辜之地刺者哀鰥哲獄之情康成

謂三刺辜定則殺之若三刺而情可原則宥之且赦之矣司刺

掌三刺三宥三赦之灋以求民情斷民中豈無宥且赦者而惟

戮是聞必不然也則刺非殺也春秋僖公二十有八年公子買

戍衛不卒戍刺之成公十有六年刺公子偃公羊謂內諱殺大

夫故曰刺穀梁謂先名後刺殺有辜先刺後名殺無辜則直以

刺為殺矣愚謂刺之者訊之也春秋殺大夫未聞列其辜獨公

子買先列其辜而後刺之則刺之非訊之而何且又安知刺公

子偃者先刺之而後殺之歟抑先刺之而後宥之且赦之歟如

曰刺之者殺之則春秋書刺與書殺等耳何諱之有乎晉獻公

令奄楚刺重耳重耳逃於翟令賈華刺夷吾夷吾逃於梁其實

未嘗殺也惟文公刺懷公於高粱則直殺之矣內傳言殺外傳言刺然厲

公殺三卻亦云使晉之昧與夷陽午刺卻至苦成叔及卻錡則

是春秋殺大夫列國皆曰刺以掩其專殺大夫之名及孔子修

春秋始改書殺以著其專殺大夫之辜獨於內仍書刺者諱言

殺故書刺則刺非殺益明刺者或殺之或宥之或赦之辜未定

之辭也吳王還自伐齊乃訊申胥訊者刺之刺者問之故申胥

釋劔而對漢安檀侯劉福坐為常山太守祝禳上訊未竟病死

注云訊考問之禮古所謂刺公子偃者亦如此方言凡草木刺

人自關而西謂之刺江湘之間謂之棘然則刺與棘通大司寇

聽之棘木之下者刺之之謂也漢置刺史奉詔察州亦足訓為

殺似失之

宋書百官志曰刺之為言猶參覘也  
寫書亦謂之刺漢制不得刺尚書事

文言以草木

司約約劑丹圖

丹圖古者天地異官民神異業故首治

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一曰治神之約二曰治民之約三  
曰治地之約四曰治功之約五曰治器之約六曰治摯之約大  
者書於宗彝小者書於丹圖古者天地異官民神異業故首治  
神而治民次之治地次之九職任於民六府修於地而功成焉  
故治功次之有功乃受器故治器次之有五器因有三帛二生  
一死摯故治摯次之六者皆有約約者結也要也子貢曰言以  
結之明神以要之神約者非命祀之謂蓋謂凡邦之大盟約北  
面詔明神大司寇涖之司盟掌之戎右贊之司約書之而登其  
書于天府其貳在司盟者是也天官以八則治都鄙而馭神之  
則為先秋官以六約治萬民而治神之約為上易之觀也省方  
觀民神道設教者以此民約者小司徒邦國之比要鄉師州里  
之役要也凡大司馬之所簡稽旅師之所興積質人之所賣債  
泉府之所歛賒有約劑者皆是若夫遷殷而盤庚命眾封衛而  
陶叔授民非司約之所掌也地約者封人所封之四疆量人所  
量之涂數形方所正之率離遂人所造之形體匠人所畫之溝  
洫皆是詩曰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正其界也春秋卻至爭鄆  
田闡嘉爭闡田周之東遷也地約之亂久矣故子駟為洫四族  
喪田因之作亂宋鄭之間有隙地兩棄之而以六邑為虛惡其  
爭也然則約劑大亂開視約書不信者殺先王早已防之嚴矣

功約者如二號爲卿勲在王室藏于盟府者是也周官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而司常畫其象司勲藏其貳焉春秋之義苟有以定國安民必書功於廟故襄公朝晉獻子書勞禮也器約者凡喪祭賓射吉凶禮樂之器皆是春秋列國大夫亦得受天子之器大路先路次路三命再命之服而魯叔孫穆子之聘於周也王賜之路復命於君君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司徒書名司馬書服司空書勲衛仲叔于奚有功賜繁纓與曲縣之樂亦書在三官蓋器約之書於丹圖者如此魯衛三卿故書爲三筴則天子六官皆書而藏之可知故約劑亂而六官辟藏也周禮在魯相證益明矣摯約者謂六摯大宗伯作之射人相之司土擯之膳夫膳之古者相見必以摯故有士相見禮春秋禮廢已久定公會晉師於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尙羔是時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皆執皮帛繼子男而遂不復以執羔爲尊貴矣至是晉上卿執之魯人始貴而尙之記者慨摯約之失官也宗彝者宗廟之常器所謂銘勲彝器歷世彌光韓非子曰至安之世不著名於圖書不錄功於盤盂記年之牒空虛盤盂宗彝之屬圖書卽丹圖古者功名著乎盤盂銘篆存乎壺鑑皆在記年之牒號曰春秋而謂盛世無之豈其然乎或曰丹圖者丹繪也夏禹撰元要集寶書書以南和丹繪封以金英之函檢以元都之印其言不雅駟石可破不可奪堅丹可礪不可奪赤故古之圖書以丹示信焉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書其臯也漢封功臣申以丹書之信書其功也說文引揚雄

說以為漢律祠宗廟丹書告則漢之告廟以丹書不獨封功臣  
矣抑又聞聖人上知千歲下知千歲非意之也蓋有所自也綠  
圖幡薄從此生焉古者綠圖記千歲之事丹圖書萬民之約民  
惟邦本本固邦寧千歲之事在其中矣綠圖幡薄亦奚以為幡  
薄者幪幪也廣雅云幪幪謂之幪其文皆從巾故曰幡以其為  
物也薄故曰薄其色赤故曰丹圖埤蒼云幪幪赤紙所謂赫蹠  
書孔穎達曰近世魏律綠坐配沒為工樂雜戶者皆用赤  
紙為籍其卷以鉛為軸蓋古之幡薄也丹書之遺法

司盟北面詔明神

荀子曰誓誥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五侮亦見  
讓梁董子曰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  
謂善盟不義之中有義焉然則會盟非歟秋官曷為有司盟也

曰秋官之盟非春秋之盟春秋之盟不行於三王之盛世秋官  
之盟五帝用之然則二典曷為不言盟曰虞禮六宗周祀方明  
一也皆不言盟而盟禮具焉矣虞禮六宗而觀四岳羣牧周祀  
方明而觀公侯伯子男臨之以上帝泄之以羣神非盟而何是  
故春秋善胥命而詩人刺屢盟其心一也古者非會同不盟時  
見曰會般見曰同非此時而盟謂之屢盟盟禮已亡先儒無說  
觀禮加方明於壇上則會盟之禮猶存其略焉方明者六宗也  
其神卑於上帝尊於山川其主方四尺木為之號曰方明設六  
色上元下黃東青南赤西白北黑設六玉上圭下璧南璋西琥  
北璜東圭六色以象之六玉以禮之尊而宗之故曰六宗楚辭  
九章亦云五帝折中六神嚮服山川備御司盟所謂北面詔明

神卽此六神者六宗之神方明者六宗之位或曰六神五括吉祥之星見韓非飾

篇黃東主六也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

司盟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詩

曰出此三物以詛爾斯毛傳云民不相信則盟詛之孔疏謂犯

命者盟之不信曰詛之盟大詛小盟詛皆有辭墨子曰昔者齊

莊公之時有王里國中里微二子者訟三年而獄不斷齊君以

為殺之恐不臯釋之恐失有臯乃使之人共一羊盟齊之神社

二子許諾於是泚泚搃羊而澆其血讀王里國之辭既終矣讀

中里微之辭未半也羊起而觸之折其脚祧神莫之莫擊也音害殪

之盟所著在齊之春秋司盟所謂有獄訟者使之盟詛其禮蓋

如此雖事近乎誕而云在齊之春秋則非無據矣墨子雖涉異

端敢於侮聖談道者斥之而我獨有取焉者以其去聖人未遠

也盟禮既亡而其羊盟社澆血讀辭其禮存焉所謂齊之神社

者其說亦見墨子燕有祖齊有社稷宋有桑林楚有雲夢此男

女之所屬而觀也春秋莊公二十有三年夏如齊觀社穀梁以

為尸女尸女者主為女往爾以觀社為名讀春秋者疑之及觀

墨子而其疑渙然釋矣故不讀非聖之書者不善讀書者也毛

傳謂三物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鷄而不言羊秋官小子羞羊耳

於社稷珥祈神聽事類於盟墨子所謂盟於神社也然則盟詛

蓋用羊歟孔疏謂詛用一牲公子縛之去衛也濟河而盟曰昧

雉彼視昧古殘字蓋盟也而其辭則詛矣戰國策齊衛先君刑馬壓

是清經解卷三十五 惠學士禮說 七

羊盟曰後世有相攻者如此牲古會盟之辭也盟有大小詛亦如之三物亦不必殺犬鷄楚趙同盟毛遂歃血兼取鷄狗馬是盟之大者三物並用矣天子馬牛諸侯犬豕大夫以下雉雞而兼用羊羊者祥也上下同之或曰獬豸神羊古者決獄命觸不直說苑奉使篇曰齊魯之先君相與剗羊而約曰後世子孫敢有相攻者令其臯若此剗羊是古之盟約皆用羊矣

職金金版

旅上帝饗諸侯職金共金版康成引尔疋餅金蓋冶金謂之鍊鍊金謂之餅餅金謂之版論語說桀殺龍逢地出金版誕矣太公金版玉匱劉歆以為近世之書信哉金版者國之典筴也周書大聚篇周公旦陳營邑建都之制別陰陽之利水土之宜命曰大聚武王乃召昆吾治而銘之金版藏府而朔之蓋藏之府

朔旦省而行焉昆吾者職金之官也四月孟夏王嘗麥于太祖命大正正刑書假於社各牡羊一牡豕二王在東序大正居戶西南向九州伯咸在西向王升自客階作筴執筴從王若曰予小子聞古有遺訓予用皇威不忘祇天之明典爾執以屏助予一人集天之顯亦爾子孫其常能憂恤乃事勿畏多寵無愛乃嚚亦無或刑于鰥寡非臯惠乃其常大正書乃降大史筴刑書九篇以升授大正乃左還自兩柱之間箴大正曰欽之哉諸正敬功順爾臨獄無頗係寧爾國世世不殆大史乃降大正乃中降王則退是月太宗序天時祠大暑少宗祠風雨百享大史乃藏之于盟府以為歲典所謂銘之金版藏府而朔之者也刑書九篇是為九刑大正者大司寇凡秋官皆曰正王制正聽之漢

有正平丞說者謂秦所置蓋周本有具官而秦改置云爾旅上帝作策告天饗諸侯作策命之西京賦乃為金策用錫此土是古策皆以金矣太公金匱曰屈一人之下申萬人之上武王曰請著金版故莊子謂之金版六弢鄧析私造刑書名為竹刑明國鑄刑書以金不以竹也銘之版曰刑書銘之鼎曰刑鼎二者不同杜預一之誤矣國家大訓或書之玉或銘之金皆曰版奉為式故祈招之詩曰式如玉式如金大戴禮保傳篇曰素成胎教之道書之玉版藏之金匱素問曰著之玉版每且讀之名曰玉機左傳庀刑器孔疏云書之於版故號為器吳越春秋金簡玉字皆琢其文墨子曰書於竹帛鏤於金石七畧曰太公金版

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

職金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注謂用金石者作槍雷

椎棹之屬雷無疏學者曹馬雷與椎金石也槍與棹竹木也

連類及之凡守城有鹿角槍埋於坑拒馬槍塞於路皆木也揚

雄傳木雍槍纍師古云以木擁槍蘇林云竹槍廣雅云簇謂之

簇一作簞是為孤槍蔡謨與何驃騎書所謂數百步內布竹簇

如帽毛賊不能飛者通俗文云刻葦謂之槍蓋取竹葦而銳其

端兵略訓所謂刻擗祭即此鼉錯傳具蘭石如淳曰城上雷石

雷一作礮陳思王征蜀論云下礮成雷榛殘未碎潘岳汧督誅

辭所謂蜀音以鐵鑠機關既縱礮而又昇焉是也一名礮石閒

居賦云礮石雷駭注云礮石今之拋石礮與拋通音匹孝反范蠡兵法飛

石重二十斤為機發行三百步說文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

以礮敵一名膾魏志謂之霹靂車亦曰拋車霹靂與雷象其聲

也後世易石以火號震天雷蓋師雷石之遺意而加酷矣椎者金椎槁一作桴誤墨子雜守篇曰凡禦雲梯之法必廣城以禦之不足則以木槁之左百步右百步然則槁者禦衝之具因雷而及槍因椎而及槁乃竹木非金石也槁讀如公羊恢郭之郭蓋恢而大之之名或讀爲桴桴乃鼓桴誤矣一說發石之木名槁故曰槍雷後世易以火號飛火槍蓋其遺術槁讀爲鐵蓋千金椎也秦始皇造橋鐵鑿重不可勝刻作力士像以祭之鑿乃可移動是爲千金椎

司厲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藁

書甘誓湯誓皆曰孥戮汝孔安國云辱及汝子言耻累也又云古之用刑父子兄弟辜不相及今云孥戮權以脇之使勿犯蓋明知古無從坐之法而曲爲之辭令出惟行犯者不赦權以脇之非通論也案說文無孥後人所造帑在巾部金幣所藏左傳烏帑帑爲尾鳥之後也故人之妻子亦曰帑左傳秦人歸其帑詩曰樂爾妻帑毛傳訓帑爲子俗讀帑爲吐蕩反因作孥以別之由是奴帑孥相亂而不可復辨矣鄭司農解周官引書曰奴戮汝則孥當作奴明甚泰誓囚奴正士論語箕子爲奴許叔重曰奴婢皆古之辜人也司厲職其奴男子入於辜隸女子入於舂藁罰弗及嗣帝之德也辜人以族受之殘也收帑之律始於秦古安得有帑戮之刑哉費誓汝則有無餘刑非殺先儒以爲此卽帑戮之刑王肅謂同產皆坐無遺免者康成謂奴其妻子不遺種類孔安國謂刑者非一皆非也古之行師儲有餘備不

虞乏軍興服上刑無餘非乏臯亦非殺非殺柰何戮之為奴名  
 勒丹圖入於臯隸職在司厲所謂奴戮者如此司農引書及論  
 語箕子左傳斐豹為證得之康成謂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乃  
 漢法非周制也孔安國尚書作孥戮史記苑晉誅羊舌虎叔向  
 記作帑戮漢書作奴戮為之奴亦見呂氏春秋蓋春秋亦有從坐者然所奚卒救而免焉益信  
 古無之矣卻芮食采於冀故曰冀芮與呂甥謀弑文公依秦漢  
 法當族然臯止及身并奪其邑而已其子缺未聞從坐也後卒  
 為卿復與之冀春秋且然而況先王之世乎鷓冠子曰伊尹酒  
 係太公屠牛牛古音隅與師奴協管子作革百里奚官奴海內荒亂立為  
 世師官奴者臯隸之奴也

司圜職民弗使冠飾而加明刑

注墨幪

司圜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康成謂著墨  
 幪蓋古之象刑尚書大傳曰唐虞象刑上刑赭衣不純純緣中  
 刑雜屨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民耻之謂出圜土居州里民猶  
 耻之司圜職所謂雖出三年不齒者也慎子曰有虞之誅以幪  
 巾當墨以草纓當劓以菲履當刑以艾鞞當宮布衣無領當大  
 辟斬人肢體鑿其肌膚謂之刑畫衣冠異章服謂之戮然則唐  
 虞之象刑即司圜之明刑任之以事而收教之又異其章服以  
 耻之罷民猶罷士亦曰惰游玉藻云垂綉五寸惰游之士玄冠  
 編武不齒之服蓋出圜土之罷民所謂三年不齒者則冠垂長  
 綉當其未出則著墨幪焉而慎子謂以幪巾當墨則又不然罷  
 民役之司空猶漢之城旦黥面曰墨墨而役之者黥為城旦不

墨而役之者完為城且著墨幪者蓋完為城且者也當黥者墨其額不當黥者蓋墨其中而已非謂廢墨臯而以幪巾當之也荀子不知其義乃曰象刑起於亂今悖矣國以耻為維人以耻為大有耻而格為良士無耻而免為幸民故德道禮齊象刑乃作惰游之士沉浮民間害於州里所謂無業之人嗜酤酒好謳歌巷游而鄉居者而其臯未麗於五刑康成謂書其臯惡於大方版著其背必不然矣雖害於人無大臯惡不昏作勞有似乎罷於是坐之嘉石入之圜土役之辱事以勞苦其體墨其中長其綏縞其武服之以不齒之服以發其羞耻之心如是三年而猶不改是覲然人面而為禽則殺之無赦故曰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一說出者解脫而出漢律諸囚徒私解桎梏鉗赭加臯

一等為人解脫與同臯故義縱為定襄太守凡獄中重臯有私人相視者盡以為解脫而殺之則是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漢律之所謂解脫也然甯成抵臯髡鉗解脫亡去宴然家居則漢律雖嚴輕臯解脫者不殺號為罔漏吞舟之魚古律罷民臯輕出圜土者殺則象刑較漢律而尤嚴矣先王以九職任萬民欲使天下無一人無業此象刑之所由作也刑不虧體罰不虧財以為如是可止矣不然罷馬不畏鞭罷民不畏法雖增而累之其無益乎賈山曰陛下即位赦臯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然則著背之明刑起於秦漢也亡髮者賜巾是髡者得加冠飾矣蓋漢律之輕於古者如此後漢鄴令甄邵詔事梁冀有同歲生得臯於冀亡奔邵邵陽納而陰告冀冀捕殺之邵當遷為郡守而其母死乃埋

皇清系解 卷三十五 惠學士禮說

尸馬屋先受官而後發喪及糞誅而河南尹李燮遇邵於塗使卒投車溝中笞捶亂下大署帛於其背曰詔貴賣友貪官埋母乃具表其狀遂廢錮終身此康成所謂書其辜惡於背者也然則漢之辜人衣赭者皆書背矣

夷隸掌與鳥言 貉隸掌與獸言

服不氏養猛獸掌畜及閩隸養鳥而皆教擾之夷隸與鳥言貉隸與獸言列子謂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上古聖神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鬼神魍魅次達八方人民未聚禽獸蟲蛾言氣血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無所遺逸焉然則服不氏能服不服之獸而教養柔馴其術本於古之神聖而夷隸貉隸能通鳥獸之言則皆偏知之所得也自伯益佐舜調馴鳥獸爲百蟲將軍而崇伯

鯀比獸之角能以爲城舉其尾能以爲旌召之不來仿佯於野蓋卽黃帝帥熊羆狼豹龜虎爲前驅鵬鸞鷹鳶爲旗幟以力使禽獸之術得其術而或以爲祟或以爲神爲神者乘龍而上天爲祟者化爲黃能而入羽淵後世其術絕然往往有能通鳥獸之言王充稱廣漢陽翁仲乘蹇馬之野有放眇馬於田者鳴聲相聞翁仲謂其御曰彼放馬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彼罵此蹇此亦罵之眇其御不信往視之目果眇而管輅亦曉禽言則能解六畜之語者不獨東方介氏之國矣大司樂合樂以作動物一變而致羽物再變而致羸物三變而致鱗物四變而致毛物五變而致介物六變而致象物合樂以來之則鱗介皆可致而況毛羽之屬乎傅翼戴角分牙布爪者爲物含齒戴髮四足九

竅者爲人人與人爲仁與物爲羣豈非物以異類而相遠人以同類而相親然而苟有教之誨之者人性固無有不善物性亦無有不馴是以明王在上鳥之惡者飛鴉格獸之猛者白虎仁大戴禮曰聖人有國龍至不閉鳳降忘翼爪鳥忘距鷺鳥忘攫螭蠆不螫嬰兒蚤蚤不食天駒此之謂也

野廬氏

魯臧文仲適晉宿於重館晉陽處父聘衛舍於甯羸重館人甯羸氏皆逆旅之官也賈逵孔晁以甯羸爲逆旅大夫則周末聞有此官劉炫以爲逆旅之主庶民而已古之賓客不舍於庶民之家韋昭謂重館人守館之隸不知人與氏皆官名貴非大夫賤不至隸且館者候館也周制置有寓望謂寄寓之樓可以觀

望亦曰候館館有積遺人掌之其官中士下士而賓客羈旅則委人以稍甸之畜聚供之凡軍旅之賓客館焉臧文仲魯卿也卿行旅從非所謂軍旅之賓客歟委人之官與遺人等然則重館人者委人也國有賓客野廬氏令其徒擊椽以宿衛焉凡有節及有爵者至則爲之辟而誅昌翔窺伺之姦然則甯羸氏者野廬氏也周之廬猶漢之亭五里一郵十里一鄉鄉有亭亭有室風俗通曰亭畱也蓋行旅宿衛之所古者列樹以表道挈壺以表井夜宿晝息賓至如歸野廬氏所謂宿息井樹者野之道路皆然矣十里一廬三十里一宿五十里一市宿有路室市有候館皆謂之廬故掌達道路之官爲野廬氏國有五溝五涂以爲阻固司險藩而塞之野廬氏敘而行之則舟車輦互車不必

輾轅舟不必砥柱也有節者爲之辟無節者不得行道路有節  
合符爲驗以傳輔之田成子去齊之燕鳴夷子皮負傳而從至  
逆旅逆旅之君待之甚敬然則野廬氏蓋逆旅之君矣西晉十  
里一官攤卽古野廬之法然官非下士又無胥徒守之以貧民  
主之以賤吏則何足以禁奸禦暴乎且因之以殖利依客舍收  
錢名曰攤稅故當時目爲道路之蠹焉攤門之設晨開昏閉卽  
修閭之間互所以禁止行人凡操持不物者行作不時者野廬  
氏禁之晨行者宵行者司寤氏禦之皆有道禁夜禁苟非臯人  
與奔喪莫不見日而行逮日而舍蓋日入慝作故古無夜行之  
人也太元曰晝人之禍少夜人之禍多潘岳謂夜行者貪路皆以昏晨盛夏晝  
熱又兼星夜遂欲盡去官攤獨留逆旅異乎吾所聞

橫行徑踰

士師野禁亦曰道禁野廬氏掌之橫行徑踰蓋其一也徑謂之  
蹊釋名曰蹊係也射疾則用之故還係於正道康成亦云徑踰  
射邪趨疾禁之所以防姦謂不由正道昌翔觀伺將開寇盜之  
端故橫行徑踰者禁之有相翔者誅之則寇盜之端絕矣蹊田  
臯輕奪牛罰重說者以爲輕重失倫橫行徑踰其細已甚矣豈  
無大於此者乎君子絕惡於其細禁姦於其微射邪趨疾未必  
遂爲盜也而昌翔觀伺爲盜之端遂萌於此野廬氏掌凡道禁  
塞其塗鼻其迹則形勢不得爲非使民無由接於姦邪之地故  
晏嬰治阿而築蹊徑者以此也孔明子游稱子羽曰行不由徑  
謂其行方夫由徑犯野廬之禁先王之世人人不由安見其方

春秋禁書雖存而官失其職道禁之不行久矣子羽獨奉而行之以爲先王之道存焉由此觀之則一步一趨無在而非先王之道也於呼此子羽之所以爲方歟太元曰孔道夷如蹊路微如大輿之憂此之謂也衛有亂季羔逃之走郭門門者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蓋由徑則必踰缺踰缺則必隧竇不踰不隧必自不由徑始故曰徑踰踰謂踰缺注疏不明故補之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不行直道是謂橫行管子謂里域不可以橫通亦以此

皇清經解卷二百二十五終

漢軍生員樊封校

皇清經解卷二百二十六

學海堂

禮說 秋官二

吳惠學士 士奇 著

雍氏春爲阱獲

注柞鄂

雍氏春爲阱獲穿地爲壙以捕禽注云獲柞鄂也堅地阱淺則設柞鄂於其中淮南子曰走獸擠脚蓋設柞鄂以擠其脚而獲之一名係蹄戰國策云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決蹠而去蹠虎掌延叔堅曰係蹄獸絆也是爲柞鄂魯語云鳥獸成設窞鄂注云鄂柞格所以誤獸也一名蹠以纒獸足逸周書曰不卵不蹠以成鳥獸然則山不爲苑澤不爲沈春阱獲而秋杜塞之亦所以助生阜而畜功用歟韋氏注云置其所食之物於絹中鳥下來則倚其脚絹當作纒俗省爲絹其音同也不徒係獸兼

可羅鳥太元曰揮其罕絕其網西京賦所謂罝羅網結者即此  
莊子曰蹄者所以在兔注云兔網也一名兔踈反亮係其脚故

曰蹄齊語渠弭於有渚纒山於有牢即雍氏所謂澤之沈山之  
苑牢立柵以遮獸渚立隄以捕魚纒齊語通為環小匡誤為綱

馬融廣成頌所謂纒橐四野之飛征也軍行依山澤為險阻兼  
取川禽原獸以佐軍糧管子所謂南伐西伐北伐之主者以此

雍氏之所禁也而管子一行之周官之法至齊桓而一變矣陸形訓曰  
東方曰大渚曰少海注云少海澤名則渠弭為澤明矣賈注云渠弭神海也其說本此

萍氏掌水禁幾酒

根生之物為草草麗乎土故掌土化者其官為草人浮生之物  
為萍萍麗乎水故掌水者其官為萍氏萍氏禁川游兼幾酒

而謹酒韓非子曰道譬若水溺者多飲之即死渴者適飲之

則生適者節也君子有節之而已易曰飲酒濡首不知節也  
鄉飲設禁射飲設豐賓告自主飲謝崇賓主百拜終日彌恭

其為節也咳矣書曰毋酒彝酒者常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  
下匹夫失其身翩翩銜羽飲河顧其後也鳳凰鳴節節雌鳴

足足取為履名思其義也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水性柔人多溺  
詩曰旨酒思柔則酒能溺人亦如水矣制柔以剛故書曰剛制

于酒然而剛制不如溫克也周公作酒誥言沉湎之為害而殺  
羣飲之民則似剛近乎虐然以酒禁委掌水之官謂浮而不沉

者莫如萍不涵於酒猶不沉於水則仍取溫克之義焉不然殺  
羣飲何異刑弃灰輕臯而行重罰非所謂殷罰有倫也豈周公

行之為仁商執行之為泰哉莊子外篇曰周周銜羽以濟司馬彪注曰周周河上鳥也頭重尾輕

是以銜他鳥羽而飛過河言人可求益於物以補其所短也韓非子曰鳥有矰矰者重首而屈尾將欲飲於河則必顛乃銜其

羽而飲之入之有所不足者不可不索其羽也說文無尾為屈從尾出聲俗者作屈銜羽飲河其言有味若銜羽濟河有何味

乎銜其羽似非他鳥也

司烜氏以鑿取明水於月中春修火禁

司烜氏掌以鑿取水于月鑿者鑑諸一名方諸淮南子許慎注

曰方石也諸珠也古諸珠通劉子曰陽燧在掌而太陽火方諸

運握而少陰水類感之也萬畢術曰方諸取水注云形若杯合

以五石葛洪有岷山丹法鼓冶黃銅以作方諸承取月中之水

古之鑿也豈其然乎案唐乾封元年果毅李敬貞議封禪用明

水寶尊淮南子云方諸見月則津而為水高誘注云方諸陰燧

大蛤也摩拭令熱以向月則水生以銅盤受之下數石考工記

云金錫半謂之鑑燧之齊注云取水火於日月之器準此注則

水火之器皆以金錫為之今有陽燧形如圓鏡以取明火應時

得陰鑑形如方鏡以取明水未有得者比年祠祭用井水代之

蓋金錫相半自是造鑑之法非陰鑑之制依古取明水合用方

諸嘗於八九月中取蛤一尺二寸者依法試之自人定至夜半

得水四五斗玉充曰月中之獸兔蟾蜍其類在地螺與蚌也月

毀於天螺蚌皆缺方諸鄉月水自下來同類明矣高堂隆謂陽

符取火陰符取水名曰水火之鏡于寶謂五月丙午日中鑄陽

燧十一月壬子夜半鑄陰燧而陰燧無得水之理其說皆非蛤

一名魁大元曰大魁頤水酋酋之包言水之聚也符子曰鏡以

曜明故鑿人蚌以含珠故內照方諸一名蚌鏡古謂之鑿以此  
 司烜之烜一作燥一作焜燥為楚語焜乃齊言燥讀為貨焜讀  
 若毀韓詩王室如焜毛詩作燬左形右聲說文並存說者又謂  
 齊人曰燬吳人曰焜方俗之訛也然則燥焜燬烜皆通矣夏官  
 司燿秋官司烜燿為熱火所以熱也其形在地烜為明火所以  
 照也其精在天在地為木乃火之形在天為日乃火之精形用  
 其熱精用其明故熱火取諸木明火取諸日焉或明或闇火性  
 善藏見則有耀伏則無光故司烜氏修火禁以心星之見伏為  
 出內之紀綱也方諸取水或以井水代之說本管子春飲於青  
 后之井夏飲於赤后之井秋飲於白后之井冬飲於黑后之井  
 中央飲於黃后之井易曰井道不可不革也言久則濁穢宜易

其故乃知古者不徒改火且改井矣井卦九三井渫渫者渫其  
 惡也故不食壽陽有歡樂井言三伏赫曦望見此井則為之喜  
 故井水渫惡行人惻焉不用則惡用汲則清明王變而更之則  
 天下皆受其福矣管子曰鑽燧易火杼井易水所以去茲毒也  
 水有茲火有毒人或遭之年命促惟潔且新乃受福是故教民  
 樵室鑽燧謹竈泄井所以壽民後世不然人多夭折未必不由  
 此王褒頌卑辱奧渫注云奧幽也渫汗也汗穢則除去之故曰渫

邦若屋誅則為明竈

司烜氏邦若屋誅則為明竈焉康成云屋讀為剭剭誅謂不於  
 市而以適甸師氏明竈若今揭頭明書其擧法也司烜掌之則  
 舉人夜葬歟漢書長安令尹賞為虎穴收捕輕薄惡少年內穴

中皆死出瘞寺門桓東榻著其姓名康成所謂榻頭卽此師古  
 曰榻杙也榻杙於瘞處而書死者名也榻從木音榻屋誅蓋刑  
 於喪國之社荀子曰臯人之喪不行晝行以昏殯古之法也然  
 則臯人夜葬漢法亦然矣既葬而榻著臯名立於其地焉蓋與  
 尹賞之事合非若子產誅公孫黑以木加尸也且榻者表識之  
 名蜡氏有死於道路者埋而置榻榻之言桀也立於地不加於  
 尸賈疏失之一說穿穴曰窳喪國之社屋之屋之者掩其上而  
 柴其下使不得達上邦若屋誅司烜氏穿穴以通明故曰明窳  
 蓋事畢則仍揜之火秉明故職在司烜氏班固述哀紀曰底劇  
 鼎臣服虔曰周禮有屋誅誅大臣於屋下不露也古者複穴開  
 上取明謂之雷明窳之義取諸此廣雅云榻  
 獲代也

條狼氏誓御曰車轅

條狼氏誓僕右曰殺誓馭曰車轅轅一作軫於文皆從車蓋古  
 之斬刑或云車裂龜策傳頭懸車軫四馬曳行鶡冠子曰害百  
 姓者軫以狗說者謂齊車裂蘇秦秦車裂衛鞅其法起於戰國  
 非也春秋桓十八年齊襄轅高渠彌於首止宣十一年楚莊轅  
 夏徵舒於栗門皆弑君之賊也齊楚討而轅之以徇焉先王之  
 法也襄二十二年楚殺令尹子南而轅觀起觀起者子南之私  
 子南得臯觀起車裂則凡不臣者皆轅之不獨殺君之賊矣說  
 者謂以左傳證周官康成之失然則東晉不可以證西晉南宋  
 不可以證北宋乎如謂左氏不可信則先秦無可信之書矣孔  
 叢子曰齊王行車裂之刑羣臣爭之不聽子高見齊王曰聞君

行車裂之刑無道之刑也學者皆以為然愚獨以為不然轅者不忠之刑焚者不孝之行臣不臣二忠為患轅者患也子不子倒學為恠學古子字恠古宐字焚者恠也易曰宐如其來如宐猶逆也子而逆出不容於內也故有焚如死如棄如之象掌戮亦云殺其親者焚之夫焚與轅皆刑之酷者也而加之逆節之子二心之臣即刑當其辜子高不問其刑之當否而輒加以無道之名則是弑君者不輟殺親者不焚而後為有道之刑也不亦異乎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其所以包藏禍心實由於辯之不早而反掖之寇必起於親近之臣馭則尤親近者也故誓之以車轅即其事以警其心焉狗者使之明聽其辭故奮鐸誓者使之潛消其慝故執鞭易離之突猶太元遇之衝故其測曰衝衝兒遇不肖子也

誓大夫曰敢不闕鞭五百

虞書曰鞭作官刑朴作教刑孔疏云周禮條狼氏誓大夫曰敢不闕鞭五百左傳有鞭徒人費圉人榮子玉鞭七人衛侯鞭師曹二百後來亦皆施用及隋造律始廢之淮南子人間訓有伏郎尹而笞之三百蓋起於戰國近乎古之官刑左傳又有齊莊公鞭侍人賈舉魯孟孺子鞭成有司之使則是賤者非士大夫獨條狼氏有誓大夫鞭五百之文與曲禮刑不上大夫之言相反於是學者疑周官非聖人之書不知官刑與教刑虞書並舉官有慢事築以訊之教或不率朴以威之象以典刑自昔然矣周公之為師保也使伯禽與成王處成王有過則撻伯禽以耻之楚文王田於雲夢三月不反係申諫曰先王卜以臣為係吉

王臯當管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廢寧得臯於王不敢負先王王  
 曰敬諾乃席王王伏保申束細箭五十跪而加之王背如此者  
 再曰小人痛之君子耻之耻之不變痛之何益此教刑也古者  
 雖天子必朝師故國之至尊猶不廢管後世之言禮者乃謂刑  
 不上大夫豈其然乎春秋大夫無遂事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  
 家者則專之可劉向謂國有危而不專救者不忠國無危而擅  
 生事者不臣蓋以為擅生事者將有跋扈不臣之心故條狼氏  
 誓之以為戒若夫過誤之失常人所容懈慢為愆輒相提拽乃  
 至尚書解衣就格人君自起撞郎則吾未聞之於古孔疏謂鞭  
 廢非也隋文每杖人於廷一日數四高穎等切諫乃令殿內去  
 杖後怒楚州行參軍李君才命杖之而殿內無杖遂以馬鞭笞  
 殺之則隋亦未嘗廢也唐開元二十四年夷州刺史楊濟犯賊  
 決杖裴耀卿諫以為決杖施於徒隸不可加於高官贖死雖優

受笞為辱恐百姓見之忘其免死之恩且有傷心之痛而張說  
 亦諫決杖貴臣且謂張嘉貞曰宰相者時來即為豈能長據若  
 貴臣可杖恐吾輩行當及之是時祕書監姜皎廣漢律有矯詔  
 州都督裴仙先犯臯嘉貞奏請杖之故說云然漢律有矯詔  
 害矯詔不害害者死條狼氏所謂敢不關者矯詔害者也不死  
 而鞭律輕於漢矣如其不害漢律雖不則專之可也而又何關  
 焉武帝使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誼顛斷於外不請  
 不請者不關也康成謂大夫自受命以出則其餘事莫不復請  
 然則命之顛斷而後可以不關歟穀梁子以為大夫不廢君命  
 不專君命有君命而留之為廢無君命而遂之為專若是者刑  
 茲無赦是故冢宰八法以官刑糾治司寇五刑以官刑糾職條  
 狼氏之誓也所以糾之也曰轅曰殺曰鞭曰墨是為官刑官刑  
 糾官職修抑又聞古之大夫有坐于國之紀者不謂之于國之

紀則曰行事不請是掩其干紀之實假以不關之名此而不刑國無紀也國無紀必亡

修閭氏掌比宿互櫜者守其閭互正師以官所櫜也

修閭氏比宿櫜而守閭互互謂行馬櫜以行夜閭其門也管子曰閭閭無闔外內交通男女無別晏子曰急門閭之政而淫民惡之緩門閭之政而淫民說古者有虞氏始置木為閭而謂之互者說文云迦互令不得行木如蒺藜上下相距形若犬牙左右相制所以禁止行人卻克臧孫許同時聘於齊二大夫相與踦閭而語一在外一在內穆日然後去墨子自楚還過宋天雨庇其閭中守閭者勿內也則閭互之法有節者內之無節者譏之春秋及戰國皆然矣齊有里尉猶周官之里宰閭胥也審閭

閭慎筦鍵筦藏於里尉凡出入不時衣服不中圈屬羣徒不順於常者閭有司見之復無時所謂閭有司者即周官之修閭氏歟宿互者宿守閭互而擊櫜以衛焉月令中冬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蔡邕破閭為闐謂宮中之門曰闐奄尹主之閭里門非奄尹所主愚謂宮中有永巷巷門謂之閭韓非子曰昔者桓公宮中二市婦閭二百婦人守之故曰婦閭戰國策有守閭嫗不

必破為闐也 迦一作椳封人注云楬衡如椳狀賈疏云衡者橫木於鼻今之馳猶然漢時有置於犬之上謂之椳 椳一作枷廣成頌曰枷天狗縹黃羊三秦記曰麗山西有白鹿原原上有狗枷堡秦襄公時有大狗來下有賊則吠之一堡無患於是狗枷之名則天狗謂之狗枷也 犬之有枷不始於漢矣

冥氏得獸獻其皮革齒須備注備爪也

備所以衛也牆垣所以衛其家爪牙所以衛其體淮南齊俗訓

有穿窬拊捷抽箕踰備之姦高誘注云備後垣是牆垣者家之  
衛也秋官冥氏設弧張為阱獲以攻猛獸而獻其皮革齒須備  
司農注云備謂搔是爪牙者體之衛也故備一訓垣一訓爪人  
無爪牙之衛乃削革為甲鎔金為兵以為衛故甲兵亦名備左  
傳齊烏枝鳴曰用少莫若齊致死齊致死莫若去備老子曰入  
軍不備甲兵見韓非子備俗本作避非言不恃備以救害也桓魋以家備往  
白公以戰備獻一說備讀若采蒲覓切音如辨象獸指爪說文采  
從田為番獸足也象其掌采訛為備聲之訛也踰備當作踰阨  
音回反音若裴莊子曰正晝為盜日中穴阨阨一作培顏闔鑿培  
而遁注亦云培後牆則備當讀為阨或曰不然居不為垣牆人  
莫能毀傷行不從周衛人莫能暴害故曰備者國之重也兵者

國之爪也垣與爪俱以備名本乎古矣

柞氏注柞除木之名讀為屋柞之柞

柞氏注云柞除木之名先鄭讀柞為屋柞之柞何休曰親過高  
祖毀其廟禮取其廟室柞以為死者炊沐柞者廟之西北匪也  
西北隅幽隱之處謂之匪亦曰柞徹取其木以為薪而炊沐焉  
舊說匪屋簷非也爾雅柞謂之柞廣雅柞謂之柞柞言迫近匪  
言匪側則匪為屋柞明矣賈疏曰為俗失之廣成頌云焚萊柞  
木注云柞音士雅反邪斫木也依鄭義當音側白反章懷讀為  
槎本說文案爾雅屋上薄謂之筮注云屋柞蓋柱上為薄柱頭  
為櫨所謂柞也徹取其木即取之此說文柞在瓦下焚止焚者  
復屋棟是為復柞廣雅曰焚閣也即今之樓太史慈討賊賊緣

樓行器手持樓芬恣射之貫手著芬謂著樓簷下棟故舊說以  
 匪為屋簷一說屋簷者屋漏也釋名曰禮既祭改設饌於西北  
 隅西北隅曰屋漏親死撤其薪以爨竈煮沐供諸喪用若值雨  
 則漏遂以名之然則屋簷者當室之白也孫炎謂日光漏入抑  
 或然平康成曰漏隱也匪隱之處則直訓漏為匪矣一說柞屋  
 棧也亦謂之簷柞一作笮在各反見急就篇

薙氏殺草

薙氏殺草謂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  
 而耜之月令燒薙注引薙氏職夷作薙皇氏云夷音薙先薙其  
 草草乾燒之含實曰繩皇氏音孕古作繩管子曰王子水行御  
 羽卵者不段毛胎者不臚臚婦不銷棄草木根本美蓋水氣行

草木先受之而後及羽卵毛胎臚婦焉任身含實其理本同月  
 令國多女災禾稼不熟水傷合任氣相感也臚一作媮太元云

好媮惡粥又曰媮其膏女子之勞一作媮家語王肅注云媮魚  
 之懷任然則女含胎魚遺子草結實皆從媮象其腹也耿詭怒

其腹萌之者斫其新夷之者芟其陳注云以鉤鎌迫地芟之若今

取芟矣芟乾草也謂收乾草有陳根也秋敗其實冬剡其根從  
 春至冬一年之事六鄉之易六遂之萊必休之乃可復種者以

此釋地云一歲曰蓄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畚蓄者災也謂災殺  
 其草木也郭璞曰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為蓄新田者新成柔

田畚和也田舒緩也然則蓄者柞氏攻木薙氏殺草皆以水火  
 變之則草木化為糞壤二歲乃柔三歲乃和此田所以有再易

三易歟詩曰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藝黍稷言耕者必先伐除茨棘而後種黍稷焉其法在農官則柞氏薙氏之職也故曰載芟載柞其耕澤澤除草曰芟除木曰柞載始也言耕之事始於此

〔若蔟氏掌覆天鳥之巢〕

說文曰凡字朋者羽蟲之長鳥者口中之禽鳥者知太歲之所  
在燕者請子之候作巢避戊巳古文鳳象形鳳飛羣鳥從以萬  
數故以為朋字魯郊以丹雘祝曰以斯翰音赤羽去魯侯之咎  
所貴者象形以望其來所惡者覆巢以使之去此若蔟之官所  
由設也春秋鳥鳴臺社而伯姬卒其為天也信矣鷓與鸚鵡非  
天也退飛而宋襄喪師來巢而魯昭失國則又何說歟漢永平

中神雀集於宮廷而賈逵稱為瑞元和中異鳥翔於殿屋而何  
敞目為災既而逵對無徵敞言竟驗然則非常者乃為天平若  
蔟氏覆而墮之如不去則庭氏射之自臧文仲祀爰居而其官  
廢矣漢祠黃帝用一梟破鏡梟食母破鏡食父五月五日作梟羹賜百  
官即若蔟之遺意若夫鸛鷓鷓一名鴝鴒應弦銜鏑矢不著  
地逢蒙縮手養由不睨雖有庭氏救日太陰之弓亦無所用之  
故曰力不勝天天不勝德似鳳者孽介雀者滅

〔若蔟氏除蠹莽草薰之〕

庶氏除蠹以攻說禘之嘉草攻之翦氏除蠹以攻禘之莽草  
熏之大祝六祈有禴禘攻說之名黨正族師有祭禘祭醜之禮  
蠹猶蠹也嘉草一名莽草見山海經朝歌之山有草

焉名曰莽草可以毒魚茲山有木狀如棠而赤葉名曰芒草可  
以毒魚莽轉為芒語有輕重耳淮南萬畢術曰莽草浮魚尔疋  
菴春草注云一名芒草或云菴即白薇非芒草也吳氏本草曰  
莽草一名春草有毒五月採治風蓋蟲生於風潛於陰魚陰類  
也治風之草能毒魚者亦能殺蟲歟左傳公聚朽蠹而穀飛為  
蠱蓋蠱皿蟲蠹木蟲生於陰中異名同類物不堅為鹽鹽與蠱  
通凡害物之蟲皆是也食心食葉食根食節皆似蠱而害良苗  
族師祭酺酺者喙螟之神能為災害故族師祭之庶氏以攻說  
禱之翦氏以攻榮攻之以禳其災又以嘉草攻之焚莽草而以  
其灰洒之以絕其害荆楚之俗取菴為灰以除麥蠹汜勝之術  
取麥種雜乾艾藏之以馬蠶矢漬穀種則無蟲謂蟲生於濕熱

燥之則蟲不生而收常倍崔實四民月令曰臘月祀麥逢逢麥

齊民要術樹瓜田四角去胡濫切其法本於庶氏翦氏後世

失其傳矣一說嘉草藁荷也葛洪方曰入得蠱欲知姓名取藁

荷葉著病人卧席下立呼蠱主名一說芒草杭也尔疋杭魚毒

杭一作荒見急就篇顏師古云荒華一名魚毒漁者煮之以投

水中魚死浮出故名本草經云荒華一名去水味辛殺蟲淳于

意診脉曰螻痕以荒華一撮飲之即出螻可數升病已然則能

毒魚者亦能殺蟲也莽草蓋其類歟段氏雜俎言西域有禳蟲

法作木天壇法以禳之後漢公沙穆為弘農令時有螟蟲食稼

穆乃設壇以禱於是暴雨既霽而螟蟲自銷此段氏所謂西域

禳蟲法古之遺術也則庶民攻說翦氏攻榮亦必有道矣

壺涿氏除水蟲赤友氏除狸蟲文崇亦必自說矣  
 注云水蟲狐蟻狸蟲塵肌蛛疏云水蟻即水中短狐而塵肌蛛  
 則闕焉廣雅負蟻塵也蛛蟻蟻蛛也本草塵名土鼈博物志曰  
 蛛蝮溺入景隨所著生瘡盧氏曰塗以雞腸草段氏曰治以莎  
 衣結說林訓曹氏之裂布蛛者貴之高誘注曹布燒以傳蟻蛛  
 瘡則愈蟻蛛即肌蛛也陸甸埤雅塵逢申日過街造化權輿曰  
 短狐射氣蛛蝮遺溺稽聖賦所謂蛛旋於影蟻射於光氣感使  
 然莫或知之矣甸謂蛛蝮者言搜求而去之則臆說也案蛛蝮  
 段氏雜俎作蠖蝮蠖音瞿古蠖蝮蛛肌聲相近文異音同實一  
 物廣雅以塵為負蟻乃鼠婦也本草塵無甲有鱗狀似鼠婦春

秋莊十八年秋有蟻二十九年秋有蜚劉歆曰蜚負蟻郭璞曰  
 負盤也或引山海經有獸如牛其名曰蜚行水則竭行草則死  
 見則天下大疫其說近乎怪矣學者好怪以為然愚謂蟻水蟲  
 也蜚狸蟲也壺涿氏赤友氏之所除而去之者也春秋失其官  
 故蟻蜚書於策君子曰災也水蟲之災自外生狸蟲之災自內  
 萌自外生者顯而有神自內萌者隱而無形故常藏於隙屋於  
 文壁孔為隙從阜象牆二小夾日莊之末年叔牙慶父狸蟲之  
 應也處官之中在君之側若不去之必將亡國是故自外生者  
 毆之以土鼓自內萌者毒之以蜃灰害雖微而將大物無小而  
 不除周公所以垂為訓歟召南雀穿屋鼠穿墉而獄訟成焉雀  
 所處者瓦之間隙屋之翳蔚也而社鷄不灌屋鼠不熏穿墉以

為藏身之固非所謂切近災乎周鼎著鼠合馬履之為其不陽也不陽之謂狸故狸之為怪也好居隅隙之間赤友氏目察區陬掌除物怪涼州張重華末年有蝨斯蟲集安昌門外緣壁逆行重華兄祚小字蝨斯都尉常據諫曰蝨斯逆行災之大者願出之重華曰蝨斯子孫繁昌何為災也先是祚蒸重華母馬氏及重華死馬氏遂廢重華子曜靈而立祚祚尋殺曜靈專為姦虐涼州人咸賦牆茨焉此狸蟲之應與春秋有蜚同故特書之以為災也

重華末年猶莊公末年重華兄祚猶莊公兄慶父祚蒸馬氏猶慶父通哀姜其事皆相類蝨斯與負蝨亦類相

牡棒

牡棒姑榆也棒一作姑釋木無姑其實夷似即釋草之菘萇本

草菘萇一名無姑一名葍塘似即釋草之菘蔕郭注以菘萇為自實仍謂無姑即蕪莢則與菘萇何以別乎急就篇注云菘萇無姑之實也無姑一名棒榆其莢圓厚然則實者為無姑不實者為牡姑猶牡鞠之不花者也易枯楊康成讀枯為姑蓋枯即棒之省俗讀為枯槁之枯失之矣

銜枚氏

注橫銜之續結于項

鄭注銜枚兩見一見大司馬職曰枚如著銜之有續結項中一見銜枚氏曰橫銜之續結於項賈疏云續兩頭繫也以組為之兩頭交於項後結之顏師古注漢書引鄭注結作絜曰續結於項云續者結礙也絜繞也為結紐而繞項也絜音頤則又訓續為結絜為繞矣同時所見之本不同若此

禁歌哭於國中之道者不同於此

銜枚氏掌司囂囂則亂亂則師田失律囂則謹謹則祭祀不敬  
 踞呼歎鳴歌哭皆是也故為之禁苟非師田祭祀則弗禁也或  
 曰哭非其地謂之野哭孔子惡野哭者為其變眾故有哭於國  
 中之道者亦謂之野銜枚氏為之禁而孔子亦惡焉如其說則  
 士大夫去國者鄉國而哭奔喪者齊衰望鄉而哭禮也皆國中  
 之道也奚為而禁之孔子曰所知吾哭諸野故哭所識則於野  
 張帷禮也所謂野哭也又奚為而惡之雜記國禁哭則止郊特  
 牲喪者不哭不特不敢哭於道并不敢哭於家故殯官朝夕奠  
 皆不哭蓋國之大祭祀民皆敬之敬則吉圭清靜州里除不蠲  
 刑者任人凶服亦皆禁焉非徒哭也非是則弗禁也然則何哉

孔子惡野哭者曰非此之謂也人子蒲卒哭者呼滅子臯曰  
 若是野哉哭不以禮是為野舊說滅蓋子蒲名王肅謂人少名  
 滅者又哭名其父不近人情疑以孤窮自謂將亡滅也其說似  
 是而非伯牛有惡疾夫子所痛曰蔑之命矣夫見漢書蔑猶滅也  
 蓋痛之甚也如是則何野之有且古人以惡名何不可以滅名  
 哭不必其子焉知非其父夫禮臣既死君不忍呼其名子既死  
 父不忍呼其名哭者蓋其父也而呼子名君子以為野矣哭有  
 禮亦有節哀矣而難繼情在而無文皆野也孔子之所惡也然  
 則古不禁哭亦不禁歌歟甯戚將任車歌於車下買臣擔束薪  
 歌於道中苟非師田祭祀則歌哭皆弗禁也狐援諷齊潛王而  
 不用援一出而哭國三日王問吏曰哭國之法若何吏曰斷王

曰行之明哭國者斲無道之刑蓋起於戰國歟墨子號令篇曰  
 無敢歌哭於軍中有則其臯射言惟軍中則然古無哭國之法  
 也故其禁在銜枚氏尸子曰齊有田果者命狗曰富命子曰樂  
 將祭而狗入室呼之曰富出以為不祥其  
子死哭曰樂乎而不似悲也是似哭子皆呼名矣喪大記曰婦  
 人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外見人不哭注云自堂及房婦人所  
 有事自堂及門男子所有事非其事而哭猶野哭也則野哭非  
 謂哭於野也奔喪哭避市朝魯哀姜大歸將行哭而過市市人  
 皆哭則哭亦有不避  
 市者國中不禁可知

伊耆氏其王之齒杖杖咸

伊耆氏其王之齒杖先鄭云謂年七十當以王命受杖者今時  
 亦命之為王杖然則七十賜杖名曰王杖周之禮也王充謝短  
 篇曰七十賜王杖何起著鳩於杖末不著爵何杖苟以鳩為善  
 不賜鳩而賜鳩杖而不爵何說風俗通曰俗說高祖與項羽戰

於京索遁於薄中羽追求之時鳩止鳴其上追者以為必無人  
 遂得脫及即位異此鳩故作鳩杖以賜老者而三齊略記所言  
 漢祖事與此同且云漢世元日放鳩蓋為此其說非也王子年  
 記少皞結薰茅為旌以桂枝為表刻玉為鳩置於表端則鳩杖  
 起於少皞亦非也伊耆氏其王杖則鳩杖起於伊耆矣鷹化為  
 鳩不仁之鳥感春之生氣變而之仁故羅氏獻鳩以養國老因  
 著其形於杖以扶之助生氣也或曰鳩者不噎之鳥欲老人之  
 不噎豈非古造而漢因歟大祭祀其杖咸康成讀咸為函案咸  
 古械字天官書間可械劔索隱曰械音函函容也函字本有咸  
 音故從咸則知先儒讀咸為函得其音矣秦置酒饗羣臣先召  
 諸子賜食罷而出胡亥下陛視羣臣陳履杖善者殘敗之而去

蓋燕饗在堂履杖不上堂陳於陛下僻隱之處故胡亥下陛得壞之八十杖於朝者履杖上堂猶劔履上殿異數也康成謂老臣雖杖於朝事鬼神尚敬去之故大祭祀其威有司以此函藏之既事乃授之杖有函曲禮席間函丈丈或為杖王肅謂古人講說用杖指畫然則函杖猶杖函也蓋函藏於席間杖之言丈也王杖長九尺言丈者舉成數也王杖御覽玉部引之作玉杖

失之謂之概

夫行人秋覲以比邦國之功

會盟無常期

秋見曰覲覲之言請也漢律春曰朝秋曰請言請皐也覲禮三享畢侯氏乃右凶袒於廟門之東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注云凡禮事左袒吉凶皆然右凶袒者刑宜施於右也易曰折其右肱秋

覲以比邦國之功言校比其功以行黜陟告聽事者告王以比功之事言無功當黜宜退受刑右凶袒非請皐而何漢有請室應劭曰請皐之室大臣有皐造請室而請皐焉自亦言之曰比功自下言之曰請皐詩曰道阻且右言左順而右逆也軍禮不功將帥結草自縛袒右肩而入射禮司馬與司射交於階前相左喪禮商祝與夏祝交於階下則反之康成謂吉事交相左凶事交相右者以此蓋左為陽為吉右為陰為凶也春陽中萬物生故朝以圖事秋陰中萬物成故覲以比功夏萬物見其象顯故宗以成謨冬萬物藏其象幽故遇以協慮覲乘墨車蓋將請皐所以自貶損朝則建旂乘路焉上公九旂九乘侯伯七旂七乘子男五旂五乘詩蓼蕭采菽皆諸侯朝天子之詩曰儻革沖

冲和鸞雖離其旂溥溥鸞聲嘒嘒則朝乘路車如其命數也康成見覲乘墨車遂疑朝亦然故蓼蕭箋云此說天子之車飾者諸侯燕見天子天子必乘車迎於門是以云然矣之矣而采菽箋則云諸侯來朝王使人迎之因觀其衣服車乘之威儀所以爲敬且省禍福也此仍以爲諸侯之車服孔疏乃謂王乘駟馬迎諸侯則鸞旂駟皆非諸侯之物豈其然乎元鳥龍旂士乘箋云二王後八州之大伯所謂九命之外若有加益則是君之特賜非禮法之常而侯氏乘大夫之車亦惟覲爲然矣詩曰歲事來辟勿子禍適此覲禮請舉之辭歲事者歲功成於秋也小行人春入貢秋獻功康成謂若今計文書斷於九月其舊法盧植乃云計斷九月者秦以十月爲正誤矣

左傳昭十有三年叔向曰諸侯歲聘間朝再朝而會再會而盟杜氏云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一盟凡八聘四朝再會王一巡守盟於方嶽之下孔氏曰大宗伯云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鄭氏以爲時見無常期非也時見者謂再朝而會殷見者謂再會而盟尚書周官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大行人亦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所謂侯服歲一見者乃遣使貢物非親朝也然周官云六年一朝而左傳云六年再朝二說亦未符合特以時會爲再朝之會殷同爲再會之盟可與鄭注並存以備一說昭三年傳子太叔曰文襄之霸也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說者以爲叔向言王制而游吉言霸主之法然會盟無常期合於周官矣

諸侯之禮立當前疾疾當作侯

諸侯來朝行享於廟入大門下車所立之位上公立當車軹侯

伯立當前侯前侯俗本誤為前疾自宋至今讀者不悟子男立當車衡案侯俗作疾

論語邢昺疏鄉黨引周禮作前侯云侯伯立當前侯胡下又小雅

蓼蕭章孔疏引大行人亦作前侯蓋說文疾作侯古文侯作侯

相似易亂故前侯訛為前疾賈疏不詳莫能辨正俗本流傳誤

人久矣又案許叔重說文引周禮作前軌云軌車軹前也音範

詩小戎陰鞞毛傳云陰揜軌也孔疏謂以板木橫側車前陰映

此軌故謂之陰考工記軌前十尺謂軌前曲中下垂柱地如人

之頸故謂之侯侯猶胡也故鄭注訓為胡以其在軌前故曰前

侯然則陰也侯也胡也皆前軌之名揜軌曰陰曲中曰侯下垂

曰胡總名為軌當依說文定作軌則前衡後軹而軌在其間讀

者一見而心目了然矣水經注中都縣胡甲山山有胡甲嶺劉

歆遂初賦所謂越侯甲而長驅者也蔡邕曰侯甲亦邑名古侯

與胡通侯甲通為胡甲故前侯注為前胡然車之制莫詳於詩

禮前軌見考工而侯胡無聞焉實事求是仍從說文為正古音

為胡漢書贊柳仲舒再相諸侯身修國治致仕縣車易林范

子妙材戮辱傷膏後相秦國封為應侯此侯讀為胡之明證也

呂氏春秋邱成子為魯聘于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顧反

過而弗辭再為濮侯猶胡也則古侯讀為胡益明左傳童謠曰公

在乾侯徵褻與襦襦與侯協詩曰羔裘如濡洵直且侯濡與侯

協小雅及曲禮疏皆引大行人一作前侯一作前疾則知詩禮

正義非出一人之手矣漢東賦漢帝之德侯其禕而禕美也言

不邁哉邁往也言君胡不往也魏書高車得解律部帥倍侯利

勇健處女謠曰求良夫當如倍侯侯與夫協乃知四夷尚有古

音... 六服... 大司馬九畿大行人六服畿限也以平邦國故曰畿服事也以

親邦國故曰服周語分之為九合之為五方千里曰甸服亦曰  
邦畿是為邦內甸服則知邦外亦有甸服矣邦外侯服謂邦畿  
外方五百里之侯服也侯服外曰甸曰男曰采曰衛各方五百  
里康誥所謂侯甸男邦采衛者皆賓服也是為侯衛賓服大行  
人掌大賓之禮自侯及衛各以遠近來賓故曰賓服衛服外曰  
蠻曰夷各方五百里皆要服也是為蠻夷要服要服外曰鎮曰  
蕃各方五百里皆荒服也是為戎翟荒服詩曰因是百蠻其追  
其貊奄受北國箋云韓外接蠻服因使時節百蠻貢獻之往來

賜之蠻服追貊之國而總領之然則九州之外皆百蠻之地也  
書曰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亦選其賢者以為之主其來貢也則  
請於州牧故曰因時謂之時者亦謂時叛時服荒忽無常易之  
比也有建萬國親諸侯之象然九五顯比而後夫在上前禽在  
初一舍之一矢之絕域殊俗先王之所不能親也故不列於賓  
服焉爵之伯猶服之男故鄭伯也而當男服詩無衣七章晉次  
國也為甸侯鄒莒鄆郕路偃陽小國也皆為采衛則似以國之  
大小為服遠近之差齊元舅衛孟侯魯宗國皆大邦也蓋皆侯  
服歟吳伯也而春秋書子凡在要服雖天子也鄭與曹皆伯爵  
而曹伯甸鄭伯男則又以封之先後為叙矣故曰彌近彌大彌  
遠彌小海上有十里之諸侯以大使小以重使輕以眾使寡王

者治天下若一家也大司徒之建邦國制其域而定其貢諸公  
貢其地之半侯伯貢參之一子男貢四之一大國貢重小國貢  
輕齊魯衛侯也皆食諸公之地故公侯之貢重於伯而大司徒  
侯伯貢同是以春秋盟主遂使伯從公侯之貢子產曰天子班  
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如其說  
則貢之輕重非徒以列之尊卑兼視其服之遠近然曹以甸而  
重鄭以男而輕爵列同而貢之輕重頓異則未免於偏當時主  
盟者必以爲不可平邱之會子產爭承至日中而未決者蓋以  
此禹貢冀州帝都故無貢周官亦然而邦畿之賦總銓秸粟米  
五者自百里至五百里近則賦粗而多遠則賦精而少要以五  
百里爲斷故賈誼曰古者天子之地方千里中之而爲都輸將  
絲使其遠者不過五百里而至諸侯之地方百里中之而爲都  
輸將絲使遠者不過五十里而至輸者不苦其絲絲者不傷其  
費故遠人安此之謂也六服之貢惟祀惟嬪惟服皆爲包爲匭  
爲筐約而易舉輕而易致惟器惟財惟貨或多而難舉重而難  
致則從水運禹貢曰浮曰沿曰達曰逾曰至曰入曰亂曰會皆  
水運之道所運者皆八州貢篚而粟米無聞焉說文水轉穀曰  
漕春秋秦晉泛舟其漕運之法乎自雍及絳路經千里而從渭  
入河從河入汾舳艫相銜坦無險阻而不以爲勞且歲饑偶一  
行之如乞糴於齊歸粟於蔡急病而救災也若夫數千里飛芻  
輓粟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則起於秦而漢因之漕轉山東粟以  
給中都而更底柱之險敗亡無算所謂得一錢之賦而喪數十

錢其煩費若此隋唐亦如之艱難之狀百倍於春秋矣雍州厥田上上沃野廣衍而力耕農通灌溉其食自足本無藉於他州故邦國九貢無粟米而九賦斂財賄則粟米居多自郊至都亦如禹貢以五百里為斷可知也古者以米為財喪夫記曰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故知財賄為粟米天子受四海之圖籍磨萬國之貢珍撫諸夏而綏百蠻贊羣后而調元氣九法在大司馬九儀在大行人九穀六畜之數要在職方氏由是懷方而遠物至合方而好善同形方而大小相比訓方而上下志通

左傳鄭伯男也國語男作南古文男南通漢元鼎四年封周後孽子嘉為周子南君蓋封以子男之爵男借作南也初元五年進爵為侯綏和元年又進爵為公與殷後孔吉皆為公地各百里則其初不滿百里非子男之爵歟薛瓚顏師古注皆非也鄆道元謂衛將軍文子為子南彌牟其後有子南勁勁朝於魏後惠成王如衛命子南為侯秦并六國衛最後滅疑嘉是衛後故氏子南而

稱君其說亦非也世本靈公生昭子鄆鄆生文子木鄆字子南木字彌牟子以父字為氏猶魯仲遂之子為仲嬰齊故曰子南彌牟其後遂為子南氏若仲遂之後以仲為氏矣公羊說孫以王父字為氏失之竹書命子南為侯者蓋靈公本欲立子南子南立則名王言順為衛後者莫宜於子南氏故惠成王命子南為侯此紀年之意也若以氏為爵吾所未聞且漢捨周後而立衛後可乎又稱君而氏子南是為公子鄆立後則又何說耶男訓為任讀亦如之方言戴篤一名戴南南猶篤也則男南音義皆同矣子南即子男復何疑王制注謂周公復唐虞舊域分五服為九其要服之內方七千里疏云要服去王畿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七千里是為九州之內康成以九州之內為采九州之外為流采者取其美物以當穀稅流者夷狄流移或貢或否禹貢荒服之外三百里蠻三百里蠻三百里流即周鎮蕃之地也世一見之國然則要服之外三百里蠻三百里蠻三百里流即周鎮蕃之地也世一見見者四塞世告至當鎮蕃之服在九州之內矣王會篇比服次之要服九州之外明蠻夷要服在九州之內矣王會篇比服次之要服次之荒服次之方千里之內為比服方千里之外為要服三千里之內為采服是皆朝於內者比之言親先王所以親諸侯易之比卦取名於此注云此服名因於夏夏之比服周之賓服也管子千里之內諸侯二千里之內諸侯三年而朝習命二千里之外要服三千里之內諸侯五年而會至習命三千里之外諸侯世一見

是青經解 卷三十一 惠學士禮說



不以乘而以三是何禮也王命諸侯之禮亡其數不可得聞矣  
孔穎達曰聘禮禮賓之幣束帛乘馬致饗以酬幣致食以侑幣  
鄭云禮束帛乘馬亦不是過也則諸侯禮賓不以玉魯聘荀偃  
束帛加璧非禮也聘禮禮玉束帛以禮聘君未聞賄其臣雖有  
重賄亦不以璧宋以妾為夫人饋左師束錦與馬先之以玉則  
春秋六幣之亂久矣韓起聘鄭私覲子產以玉與馬是大夫而  
行諸侯之禮也楚公子棄疾私見鄭伯齊公孫青私見衛侯皆  
以馬而不以玉君子以為禮禮惟朝聘享類乃有圭璋非是而  
以玉貨之而已春秋尚錦衛貨叔鮒魯貨子猶皆以錦鄭注二  
王之後享用圭璋經傳無文似出臆說古之聘也當其來聘則  
使卿辭玉於賓及其將歸則又使卿還玉於館蓋圭璋大器故

始則辭終則還之而受璧琮說者以為輕財而重禮孔穎達謂  
六幣皆財也雖圭璋亦受之而不還豈其然乎圭璋璧琮琥璜  
作之為六器吉禮以事神合之為六幣賓禮以和好聯之為六  
玉凶禮以斂尸會同設方明六玉獨無琮康成謂上下之神非  
天地之至貴者而斂尸六玉又云取象方明蓋取上下四方之  
象也璜琮禮地方明即六宗天神也故不以琮覲禮三享皆束  
帛加璧而不言琮者省文穆王見許男于涓上祭父以天子命  
辭曰去茲羔用玉帛見許男不敢辭還取束帛加璧毛公舉幣  
玉康成謂子男於諸侯下其瑞享用琥璜下其瑞者琮之可也  
曷為改用琥璜乎六物以和諸侯故太元曰秉圭戴璧臚湊羣  
辟明非羣辟不以圭璧也呂氏春秋乃云晉使荀息以屈產之



其正矣方言曰篋椽也充豫河濟之間謂之椽注云所以絡絲者然則輶卽椽輶卽篋也

擊爾而織注擊讀為箭

輪之輻望之欲其擊爾而織案擊說文云人臂兒徐踏曰梢長織好也音所角切先鄭讀為箭一作簫一作梢音山交反甘泉賦梢夔魑扶猶狂梢與扶義同謂皆梢而去之說文舜樂曰箭韶訓箭為擊云以竿擊人左傳象箭南籥孔疏謂象箭武舞箭與梢通義取擊拂然則箭者干也舜舞干羽于兩階而有苗格簫韶九成而鳳凰儀逸詩曰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凰樂帝之心蓋干畫雜羽之文有似乎翼吹簫象鳳鳴舞干象其翼也則箭為干明甚曰象箭曰韶箭皆謂舞以干戚曰

管象曰簫韶皆謂奏以簫管韶箭與簫韶猶象箭與管象也孔安國得之矣干為兵器有征伐之容故漢房中歌曰簫勺羣慝天門歌曰飾玉梢以舞歌梢卽箭也執之以舞葬干而何左傳建大車之輪以為櫓則車輻可當干記者言輻之形如干之狀故曰擊爾廣雅搆擊也音山育反廣韻採入三欲其眼也搆誤為眼

輪人為輪望其轂欲其眼也先鄭讀眼為限後鄭云出大貌釋名云眼限也瞳子限限而出也與二鄭之說同然眼說文作輓云轂齊等兒案輓與搆通洞簫賦搆其會同兩都賦搆建章搆一作混其訓為同兼取約義集韻云束木也揚雄曰搆申椒與茵桂詩云約軹軹卽轂也約謂革纏之而加漆焉非搆之象乎

是為陳篆篆漆文也三十輻聚一轂會合齊同可謂轂之善矣  
方言曰掩棍同也江淮南楚之間曰掩宋衛之間曰棍棍誤為  
眼說文引周禮甚明從之為允

齒蚤不齟則輪雖敝不匡 養陰齊陽則轂雖敝不欹

齒蚤不齟則輪雖敝不匡 養陰齊陽則轂雖敝不欹

齟差淮南子吮齟之郊齟者參差有罅郊也玉篇云齒不齊管

子輕重甲篇曰弓弩多匡軫苦禮切注云匡軫戾礙也玉篇亦云

輶車戾也賈生道術篇曰合得密周謂之調反調為戾然則不

匡者齒蚤合密之調也欹先鄭讀為耗後鄭謂欹欹暴也晏子

春秋云輪山之直木也良匠揉之其圓中規雖有槁暴不復羸

矣後鄭謂後必撓減幬革暴起蓋槁則撓減羸則暴起兩說相

證益明齒猶立也齒也義與判同瓠子歌捷石齒即齒蚤之齒

東方人以物齒地為刺刺一作齒

轂小而長則柞大而短則擘

輪人為轂轂小而長大而短則有柞與擘二病欲除其病莫若

伸其圍以為長屈其長以為圍則長短大小均齊而二病除矣

欲言轂圍先言牙圍六分其輪崇取一為牙圍三分其牙圍留

一為牙面面踐地者也踐地之面不漆其餘皆漆梓其漆內之

數而中誦之以其半為轂長即以其長為之圍以其圍之防稍

其數凡測圓者必先得其心從心出線則面面皆等梓者度量

之名度兩漆之內而中誦之則輪之心也輪內置轂轂內貫軸

如此則軸正當輪心面面皆等然則中誦者測圓之法而轂之

圍徑亦從此出焉先鄭謂數空壺中後鄭謂當輻苗者消除也  
 防三分之一也壺中謂轂孔所以容軸者而當輻入處謂之數  
 賈疏所謂轂大頭寬者指賢小頭狹者指軹寬狹處中者指數  
 也轂之兩頭為軹參分其轂二在外一在內為數數以轂置輻數軹之  
 間為賢軹者止也言轂止於此賢者間也言當數軹之中間數  
 者聚也言衆輻之所聚狀若蜂數云爾依注設數以轂圍三尺  
以為數則數圍一尺九分寸之六轂兩廂共徑七寸有奇足以內貫軸外受輻而無不勝任之患後鄭云輻廣  
 三寸又云輻厚一寸則輻不圓何以知之以車人職知之車人  
 職云輻長一柯有半其博三寸厚三之一此大車也其轂徑尺  
 有五寸其輻橫濶三寸側厚一寸故書博或為搏徒九反杜子春  
 云當為博後鄭從之以此知輻不圓也如以為圓則大車之轂

其圍四尺五寸一輻廣三寸三十輻共廣九尺而聚於四尺五  
 寸之轂有是理哉或從故書博為搏搏言圍厚言徑輻圍三寸  
 徑一寸乃可徑一圍三古之約法非密法也然如此則輻太弱轂太強強弱不  
 相得非車之利也故輪人為輻三寸綱其二寸以為厚橫三側  
 一然則曷為又曰股圍散圍蓋輻之形如璧之羨規其四角隋  
他果而不圓兩頭大小股散似之故取以譬焉兩強不能相服  
 故曰轂強必以弱輻衆弱足以敵一強故輻不抗而搖一強足  
 以當衆弱故雖有重任轂不折康成謂輻入轂中猶蒲在水中  
 為弱似未盡然所謂輻廣三寸半者亦隋長而非圍徑可知矣  
 五分轂長去二為賢賢圍一尺九寸二分去三為軹軹圍一尺  
 二寸八分賢軹皆有金各以法消去金厚之數則賢圍大于數

輶圍小於藪故賈疏曰寬狹處中鄭注所謂去一當作去三乃

與藪相稱者是也據鄭注金厚一寸即即鄭氏算法徑當消去

則賢圍一尺三寸二分案藪說文作燥云車轂中空讀若藪急就

分輶圍六寸八分從車從木一古音若藪漢讀為燥又扞

篇作輶疑燥誤為輶也臬誤為桑作佗方言曰偽古訛謂之佗佗不安也注佗吾教反船動搖之

貌則車之大扞狀如船矣

凡揉牙外不廉

凡揉牙外不廉注云廉絕也案說文揉作燥屈申木也從火柔

聲廉作燥車網絕也從火兼聲長門賦曰心燥移而不省故注

引鄭注曰燥絕也則知古本考工亦作燥矣集韻燥移作燥移

云火不絕兒燥省為廉其音同也或非誤當兩存又揉輻必齊

注云揉謂以火橋之案橋一作橋長笛賦曰橋揉斤械注引鄭

注曰揉謂以火橋之釋文亦有二音一劉音若老反者作橋一

沈音居趙反者作橋亦當兩存橋與矯同蒼頡篇曰矯正也

輪人為蓋達常圍三寸程圍倍之

輪人為蓋蓋之柄為達常其杠為程程含達常者也蓋斗謂之

部部者鑿孔以納蓋弓者也部厚一寸鑿廣四分其不鑿者上

有二分下有四分合之為一寸下直二枚者鑿孔外內若一日

直內孔之下與外平而上低二分不鑿則上有四分下有四分

其鑿者二分而已弓廣四分殺去二分而內于鑿內其端又殺

去參分惟一分而已故曰鑿端一枚端謂弓頭也注云六尺之

弓倍之加部廣六尺丈二尺六寸有字曲之減謂近部平者二尺而四尺為字

曲低於部尺撓之故低欲求其減之數則以爪末低於部二尺者為句曲處垂線長於

除之股面三尺幾半也謂不滿三尺半內少方以股面加尊二

尺則弓長五尺幾半故曰可覆軹不及幹轄或作幹本

軹人軹直且無撓登陀縊其牛下陀縊其後作轄俱音管

輪直且無撓則登陀縊其牛下陀縊其後說文馬尾鞞今之般

縊則般縊在馬尾故曰縊其後又縊一名馬紂故關東謂紂為

縊一作緘釋名曰緘道也在後道使不得却縮也潘岳疾王濟

裴楷乃題閣道為謠曰閣道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鞞夾頸為

鞅後道為鞞言濟在前楷在後也一作鞞荀子曰巨楚縣吾前

大燕鞞吾後廣雅云絢紂縊也

輶車之輶率尺所一注輶車之輶率尺所一縛

衡一轉五束束有厯錄也是有率尺所一縛說文云曲輶輶縛

直輶輶縛輶一作輶車衡三束也又直輶車輶一名輶居玉

治氏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

三鋒戟方言謂之三刃枝單枝曰戈雙枝曰戟南楚宛郢謂之

匣戟廣雅所謂雄戟也張揖曰雄戟胡中有鉅者鉅與橫捷曰

鉅亦曰內謂胡以內橫捷於戟者也旁出為枝是為胡著秘直

前為援援上為刺胡下為勾胡中為內內謂之鉅其柄謂之秘

其鋒謂之戣音赦其子謂之戣音辱春秋傳楚武王授師子以伐隨

孔疏曰子者擊刺之兵有上刺之刃又有下鉤之刃晏子曰崔

是青經解 卷之三十一 惠學士禮說

六

杆劫大夫盟戟拘其頸劍承其心曲刃鈎之直兵推之急就篇  
有鑲鈎注云鑲者其刃却偃而外利以推攘而害人所謂直兵  
推之也鈎者形曲如鈎而內利以拘牽而害入所謂曲刃鈎之  
也曲刃謂胡如鈎內利禮圖畫戟兩旁有枝胡中無鉅三鋒向  
上而下無鈎此聶氏之臆造也春秋傳襄二十三年樂樂乘槐  
本而覆車櫟槐而覆或以戟鈎之斷肘而死郭頌世說云舊制三公  
領兵入見皆交戟又頸而前又者上刃鈎者下刃舊圖謂戟支  
曲下為胡曲下者鈎也則知聶氏臆造失其舊矣說文云戈平頭戟  
也戟有枝兵也呂布營門射戟正中小支小支胡也戟旁曲枝  
故說文謂之枝兵戈亦有枝而平頭者蓋戈無刺也戈戟皆勾  
兵皇矣詩所謂鈎援卽此毛傳以鈎為鈎梯而不言援失之矣

戈戟有鈎有援直曰援曲曰鈎則鈎援為戈戟又何疑乎淮南  
子曰古之兵槽矛無擊修戟無刺而方言又有無刃之戟秦晉  
謂之鈎或謂之鎮吳楊謂之戈毛傳云受長丈二而無刃然則  
無刃者及無刺者戈兼而有之者戟康成謂援之外句者胡也  
賈疏謂援七寸半亦以三寸為橫以四寸半向上為磬折如其  
說則援亦曲矣與胡何以別乎且援既曲又安得有著秘直前  
之刺也以此知賈公彥之說非也鄭司農謂援直刃胡其子則  
援之外句指胡明矣胡中無鉅則下亦無勾康成謂胡以內接  
秘者亦謂鉅也秘者其本接與捷通非鉅而何孔疏云戈如戟  
而橫安刃頭不向上故曰鈎子又曰平頭

桃氏重九鋒

馬融云銜與鍤同俗儒謂銜六兩為一川不知所出又云賈逵說俗儒以銜重六兩周官劔重九銜俗儒近是許叔重說文解字本於賈逵亦云鍤即銜而謂十一銖二十五分之十三又云北方以二十兩為銜則與馬融之說異矣康成謂今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為鈞十鈞為鍤鍤重六兩大半兩鍤銜似同亦無定說呂刑孔傳云六兩曰鍤王肅亦云然孔疏謂康成之言多於孔王所說惟校十六銖爾然亦不知所出也案小尔疋曰二十四銖曰兩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倍舉曰銜銜謂之鍤二鍤四兩謂之斤賈逵所謂俗儒之說其詳蓋出於此載於孔叢故安國據以為傳然則三銜重一斤二兩銜一作選張做好古文字其言曰甫刑之罰有金選之品應劭曰選音刷金銖兩名也顏

師古曰選本作銜銜即鍤重六兩然則今文銜古文選漢武帝造白金名曰選選一作換換即銜也音刷蘇林音選擇之選失之矣白選三品大者重八兩次六兩次四兩本無定數故諸儒疑之而不能決也尚書大傳云夏后氏死辜罰二千饌馬融云饌六兩蓋古選換饌通皆與鍤同鍤史記作率索隱云舊本率亦作選書大傳一鍤六兩

函人合甲

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壽百年兕甲六屬壽二百年合甲五屬壽三百年鄭司農謂合甲削革裏肉但取其表合以為甲革裏肉者革之敗歲削去之則材良所謂視其裏而易則材更也康成謂屬者上旅下旅札續之數革堅者札長荀子曰魏氏武卒衣

三屬之甲如淳謂上身一髀禪一蹠繳一蘇林謂兜鍪盤領髀  
 禪為三屬兜鍪胃也以胃為甲固非以蹠繳為甲尤非上旅甲  
 下旅裳甲裳三屬其札更長於合甲矣革之最堅者歟左傳組  
 甲三百被練三千賈逵注云組甲以組綴甲被練帛也以帛綴  
 甲而有盈竅半任力盡任力之說其說本於呂氏春秋邾之故  
 法為甲裳以帛注云以帛綴甲公息忌謂邾君曰不若以組凡甲之所  
 以為固者以滿竅也今竅滿矣而任力者半耳組則不然竅滿  
 則盡任力矣邾君以為然然則察苦士之道先視其竅竅大則難  
 盈故任力半竅小則易滿故任力全合甲者任力全之謂也而  
 組練實為之助焉故曰隨繩而斲因鑽而縫竅者鑽空所謂視  
 其鑽空而窺小孔貌則革堅者以此合甲之堅亦以此邾之綴甲

舊以帛用公息忌之言而以組其後有人傷之者曰公息忌之  
 所以欲用組者其家多為組也邾君不悅復用帛而不用組則  
 是古之綴甲組練兼施矣綴以組謂之組甲綴以練謂之被練  
 古之法也杜預排抵先儒撥棄古法乃云組甲漆甲成組文被  
 練練袍如其說則組甲三百有甲無袍被練三千有袍無甲也  
 而可乎燕王思欲報齊身自削甲札妻自組甲緝削甲札者司  
 農所謂削其裏而取其表也組甲緝者太元曰錯緝也廣雅曰  
 緝於近切幽布耕切緝音緊切力若緝也揚雄傳曰緝之以象類晉灼  
 以緝為雜師古以緝為併併以連之雜以撰之所以箴縷縹縹  
 之間攸擗吮齧之邈此非古合甲之法歟詩曰貝冑朱綬傳云  
 以朱綬綴之見古綴字謂以朱綬綴甲少儀國家靡敝甲不組

滕注云組滕鎧飾以組飾之及紵帶也合觀眾說則賈逵之說益信一說屬者札也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晉惠公之右路石奮投而擊繆公之甲中之者已六札矣未徹者特一札耳然則甲皆七屬也蓋札多則重重則不便屈信而易敗凡物剛者恒折是以壽短札少則輕輕則利於屈信而耐久凡物柔者常存是以壽長函人三甲首曰七屬師行三十里持重者服之減為六屬又減為五屬出奇制勝趨利者服之而魏氏武卒櫟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个日中而趨百里則尤利於輕更減而為三屬秦人捐甲徒褐以趨敵虎賁之士跣跣科頭并去甲胄以為輕便矣此皆氣之趨力之盛進則能神退則能速荀子所謂于賞蹈利之兵歟趙武靈王曰重甲循兵不可以踰險此之謂也後世甲輕故典韋陷陳重衣兩鎧若皆七札焉用兩重乎太元曰比札為甲說苑曰革剛則裂比猶屬也革利於柔合以為甲舉之而豐衣之無斷凡皮皆曰札齊俗訓羊裘解札言裘敝也合為屬散為解一說合甲小匡所謂鞞革也注云鞞革重革當心著之所以禦矢鞞省為合古今文甲一作脇音相近齊國之法重臯人犀脇輕臯人鞞革則合甲輕於犀甲信矣鞞猶堅也荀子曰犀兕鮫革鞞如金石

鮑人急者先裂則是以博為棧也

注棧當作棧

鞞人為革伸之而直如其枉也急者先裂則是以博為棧也棧當作棧管子參患篇甲不堅密與棧者同實又云將徒人與棧者同實是棧當作棧之明證也又荀子非相篇博而能容淺儒

效篇以淺持博古人皆用淺對博猶薄對厚則以博爲淺又與荀子義同後鄭讀爲淺淺之淺得之矣說文帳讀若未殺之殺猶滅殺也然以其物爲帛帳一曰婦人脇衣則音義皆非集韻帳讀爲翦訓爲狹說本鄭司農亦無別據而小戎詩淺駟毛傳謂四介馬鄭箋謂以薄金爲甲之札韓詩則謂不著甲爲淺又與管子義符則帳當作淺益明或云讀若淺宜音殘非也劉昌宗讀爲片云狹小之義亦可備一說

畫績之事凡畫績之事後素功

論語繪事後素鄭注云繪畫文也凡繪事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佈其間以成其文考工記畫繪之事後素功注云素白采也後布之爲其易漬汙也古者裳繡而衣繪畫繪之事代有師傅

繁廢之而漢明復古所謂斑間賦白疎密有章康成蓋目覩之必非臆說或云繪事素地加采謂之白受采此不知而妄爲之說也鄉射記曰凡畫者丹質則丹地加采矣司常九旗畫日月龍蛇之象亦以絳帛爲質也子夏疑素以爲絢夫子以後素惟繪事爲然故舉以示之子夏遂因素而悟禮蓋五色之黑黃蒼赤必以素爲之介猶五德之仁義智信必以禮爲之閑且禮者五德之一德猶素者五色之一色以禮制心復禮爲仁禮失而采禮云禮云太素者質之始也則素爲質後素者繪之功也則素爲文故曰素以爲絢素也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履初素賁上白初者履之始上者賁之終然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其說非乎忠而無禮則愿也信而無禮則諫也愿則愚諫

則賊不學禮而忠信喪其美也是故畫繪以素成忠信以禮成素者無色之文禮者無名之朴老子不知以為忠信之薄宮立而五音清甘立而五味平白立而五色明禮立而五德純故曰大文彌樸鋪小切孚似不足非不足也質有餘也吾以為老子不知禮猶告子不知義而世稱孔子學禮于老聃其不然乎其不然乎

玉人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大圭長三尺

上終葵首 穀 珠 琬圭 介圭

也天子用全純玉也上公用駟四玉一石侯用瓚伯用埴玉石半相埴也然則龍當作駟將當作埴矣又云諸侯執圭朝天子

天子執玉以冒之似犁冠又云瓚桓圭公所執從玉獻聲獻讀為桓列女傳晉獻驪姬頌曰驪姬繼母惑亂晉獻謀譖太子毒酒為權是獻協權古音也一說獻讀為軒劉熙孟子注曰獻猶軒軒在物上之稱也故獻桓同音桓轉為和猶獻轉為莎素何反蓋音相近而通歟犁冠疑即犁鎔鎔冒於犁故名犁冠然珩形似磬而冒非磬形當攷又云椎擊也齊謂之終葵終葵為椎猶邠婁為鄒皆齊魯間俗語犁鎔似齶犁冠似冒以今曉古也久之而今復成古不可復識矣相玉書言珪大六寸其耀自照見離王逸注玉篇亦云珪美玉埋六寸光自輝而康成引相玉書珪作珽說文有珽無珪蓋珪即珽古今文孔穎達曰物皆外光珽獨自照內含明也然則大圭長三尺珽長六寸為椎頭故曰埴上

終葵首說者謂杼上者網其上此椎頭六寸指不網者而言豈其然乎杼長也方言引燕記曰豐人杼首杼首長首也楚謂之

仔音序燕謂之杼諸侯之笏詘前故前短天子之琕杼上故上長

琕比他既曰方正天子播琕方正於天下也而又網之誤矣一曰杼削也凡

輪行澤者欲杼杼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是杼訓為削也方則其形如削謂椎頭四角有

廉稜西山經曰崧山之玉堅栗精密澤而有光郭景純云玉有

粟文所謂穀璧禮記緝密以栗粟或作栗唐代宗即位楚州獻定國寶十有

二其三曰穀璧白玉也如粟粒無雕鏤之跡王者得之五穀豐

景純之言信矣然曰五穀豐誕哉又秦冒之山多藻玉說文云

藻如水藻之文虞書藻火粉米又云琕璧上起美色也然則琕

琕蒲穀玉之文理出於天然非關雕琢粟謂之穀藻謂之蒲養

人安人其說妄矣琕圭璋璧琕說文謂起兆琕康成云琕文飾

也疏云直琕為文而已古有染玉法南山經曰侖者之山有木

如穀其汗如漆名曰白砮音羔可以血玉注云血謂染玉作光彩

然則琕為文者蓋染之歟一說血玉者天府上春釁寶鎮及寶

器是也鎮與器玉之美者司農讀釁為徽蓋取飾意亦謂染玉

作光彩也血玉不以牲康成之說似失之春秋文元年天王使

毛伯來錫公命杜預云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此臆說也禮

曰諸侯薨使人歸瑞玉於天子諒闇三年之後更爵命嗣子而

還之見白虎通故在喪則視元士以君其國除喪則服士服而來朝

天子爵命之也其在來朝之時乎春秋禮壞久矣晉惠魯文錫

命於即位魯桓衛襄追命於既薨則新天子輯瑞之典不行嗣

諸侯還圭之禮亦廢吾不知天王所賜者是何瑞也或曰琬圭諸侯有德王命賜之使者執琬圭以致命焉春秋錫命蓋以此釋器曰圭大尺二寸謂之玠玉人之鎮圭也天子守之詩云錫爾介圭以作爾寶毛傳云寶瑞也鄭箋以為諸侯之瑞圭自九寸而下介長尺二寸非瑞也故以為寶孫毓云特言賜之以作爾寶明非五等之玉如其說則介圭乃天子之守圭矣未聞以賜諸侯也詩云以其介圭入覲於王覲禮侯氏人門右坐奠圭即詩所謂入覲之介圭則介圭非五等之玉歟箋義失之傳義為長

天子圭中必

注必讀如鹿車繹之繹

天子之圭中必康成謂必讀如鹿車繹之繹鹿車者其形窄小

裁容一鹿繹猶綦也結於鞮而通於軸方言曰車下鐵陳宋淮楚之間謂之畢大車謂之綦車下鐵者輓也一名車下縛子夏易傳曰輓車下伏兔謂之車屐以繩縛於軸因以名焉輓與鞮通俗名鈎心亦謂之楸包以金縛以繩大車謂之綦小車謂之畢畢與繹通喪服傳冠繩外畢畢者繩之末也以繩繫軸猶以組繫圭故舉以況之劉昌宗讀繹若鼈謂北俗語音然方言淮楚則非獨北音也車屐一作車劇蓋音同歟廣雅曰組繹縫也輓束也釋名曰輓伏也伏於軸上也說文伏兔下革謂之輓

瑑圭以頰聘

聘用瑑圭減命圭一寸而無桓信躬蒲穀之文但有圻鄂瑑起一見典瑞一見玉人命圭纁皆三采三就瑑圭之纁則二采一

就而已諸侯朝天子及自相朝則執命圭遣臣聘天子及聘諸侯則執瑑圭聘記所謂朝天子圭與纁皆九寸問諸侯朱緣纁八寸是也鄉黨執圭包氏注云執持君之圭蓋包氏章句本於張禹禹不信周官何晏注論語而取其說朱子仍其誤乃曰圭諸侯命圭學者遂不復知瑑圭璋璧琮為何物矣何晏好老莊言作道德論凡國家典章制度全不留心以故三禮皆撥棄其誤乃至於此

案十有二寸棗栗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

注

聘禮曰勞以二竹筥方

楚漢春秋淮陰侯曰臣去項歸漢漢王賜臣玉案之食古者王后勞諸侯以玉案承棗栗兩兩列之所謂玉案之食也說文檮

為圖案土昏禮之盛棗栗也以筥音煩如筥筥籩筥音居反籩音盧漢之寒具筥

而加於橋橋所以廢筥故康成以為案案有大小漢舊儀旋案

丈二以陳肉食大案也漢書許后奉案上食孟光舉案齊眉小

案也二主後二十有四兩兩列之則十有二諸侯十有八兩兩

列之則九大夫十兩兩列之則五純有兩也與淳通左傳淳十

五乘或曰列或曰純純謂兩行並列諸侯夫人勞聘賓以二竹

筥方元被纁裏有蓋其實棗蒸栗擇飾案古以玉漢以金銀加

文畫焉一為奇二為純三竹籩而方則四也注失之案承食器

如廢筥之橋橋之制未聞案者今之槃古之禁有足曰禁無足

曰於皆以承尊禮器大夫用於士用禁以下為貴也特牲饋食

用於或實獸於其上或覆壺於其中如漢陳食之案不獨承尊

矣康成曰於之制如今大木鑿上有四周下無足鄉飲酒謂之斯禁以底兩壺少牢饋

食謂之於以底兩甒皆大夫之禮故康成云於斯禁也無足有

似於於大夫用斯禁士用禁如今方案隋長隋他果反局足高三寸

然則案有足也古器無案起於秦漢考工記蓋秦漢間之書歟

漢之筭籥一作筭箴寒具筭也方言曰箴南楚謂之筭趙魏之

間謂之筭箴古之竹籥也盧菴音同古今文說文筭作口象形口盧飯器以柳為

之或從竹去聲矢人雖有疾風弗之能憚矣考工記矢人兩兩

矢人為矢雖有疾風弗之能憚故書憚或作怛怛言驚憚言畏

狀矢之形畏不若驚當作怛言矢輕雷去停勻風不能驚也其義

見莊子大宗師篇子來將死妻子環泣子犁往問之曰叱避無

怛化言死猶化勿驚怛之陸德明音蓋考工記鄭注為證音

都達反廣雅怛憚皆訓為驚鄭注論語云憚難也似非驚廣雅

失之怛一作慙傷也詩曰中心慙兮則怛兼兩義一作輶音義

同輶音義旅人器中膊考工記鄭注為證音

旅人器中膊康成讀膊為輶謂拊泥轉均拊膊擬度端其器也

淮南子曰一膊炭煖掇之則爛指萬石俱煖去之十步而不死

蓋膊者埴之式則埴亦可名為膊入火而煖則膊為瓦器之埴

矣埴音普回反又芳符反膊讀為埴老子埴埴以為器埴埴者埴也鶡冠

子曰膊膊之士注云膊形埴即拊以擬度之器又曰合膊同根

謂之宇宙合膊者器中膊之謂也膊一作專服賦曰大專樂物

是青經解

卷三十七 惠學士禮說

夫

專讀為均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為鈞然則鈞專埏膊文雖異而音義皆同矣

梓人大冑耀後數目願脰

梓人職云大冑耀後耀讀為哨音稍馬融廣成頌曰鷲鳥殺蟲倨

牙黔口大冑哨後然則耀一作哨音義宜然康成讀從之本其

師之說也耀一作耀細小之貌與哨通耀一作耀音音余疋曰耀

膝瘠也瘠則細小音殊而義同數目願脰願長脰貌莊子其脰

肩肩或云羸小貌或云直貌故書願作脛司農讀脛為鬣頭無

髮之鬣廣雅曰鬣音髮音口入鬣音頌音忽音秃也明堂位夏

后氏以楬豆注云楬無飾也齊人謂無髮為秃楬音鬣與楬音

同器無文猶頭無髮其義亦同矣鬣音讀為間說文從影間聲

揚之為間抑之為楬肩肩楬楬長而直也楬一作髀士喪禮髀

豆兩丹壺記碧盧禿楬說文願頭髮少髮與鬣義同

廬人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娟

廬人為廬器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娟說文曰倅疾也周禮句

兵欲無倅倅有兩義一訓疾音但一訓動音善一作渾亦作澶

一作壇亦作蟬皆讀為善訓為動上林賦象輿婉倅言車之動

宛渾膠盞言水之動靈光賦騰驤蜿壇言蛟龍之動然則倅者

動也先鄭讀倅為彈掉之彈亦取動意當依說文作倅後鄭云

故書彈或作倅俗誤為但書無善本賈疏不詳貽誤後人久矣

後鄭云娟亦掉也讀若井中蟲娟之娟案尔疋釋魚娟蝦注云

井中小蛞蝓廣雅曰子子娟也娟即軒秋水篇軒蟹與科斗司

馬彪云蚘音寒井中赤蟲一名蝟然則蝟者水中子子掉尾之蟲動搖不定故曰置而搖之以眠其蝟蝟乃動搖之狀也動則不動故曰橫而搖之以眠其勁賈疏謂蝟蝟擾擾然近之矣乃云井中蟲蝟從俗讀也以尔疋為俗可乎又曰蝟蝟然均既曰蝟蝟焉得均說林訓曰尔為蝟言蝟化為蝟所謂蝟飛也訓蝟為均誤矣子子即蝟蝟文異音同字林云子無右臂子無左臂

匠人五室

明堂

匠人五室明堂

明堂五室象五行祀五帝在國之陽九七為陽明堂之數半之為室倍之為堂三四步四三尺者古算法也三為實四為法而一則每室各得七步為修餘二步以益廣則每室各得九步為廣以四乘三得十二尺為二步即廣修之較五室凡室一筵者東西廣九筵南北修七筵廣修相減餘二筵以為較也然則明堂五室三代同制夏度以步南北七步東西九步殷度以尋南北七尋東西九尋周度以筵南北七筵東西九筵此明堂之數半之為室者也有室乃有堂言室而不及堂則得後而遺前顧左而失右矣前太廟後太室是明堂有前後也左个東右个西是明堂有左右也以前後分之則前修七步後修七步合之得十四步則堂修二七也以左右分之則左廣九步後廣九步合之得十八步注差半步則堂廣二九也此明堂之數倍之為堂者也蓋從分其堂則左偏為左个右偏為右个橫分其堂則外為堂有階內為室有戶故分之則青陽明堂太廟總章元堂為堂木

火土金水爲室合之則前青陽後木室前明堂後火室前太廟  
後太室前總章後金室前元堂後水室李謐明堂制度論謂路  
寢有左右房明堂有左右介介者路寢之房也訓介爲房未之  
前聞介古介字秦誓一个介臣古文一介臣故說文無介蓋今文介即古文介  
馬融曰間介無蹊古者土相見必有介謂之中間然則介猶間  
也明堂左右介者左右間也謐又謂堂之修廣當以理推而以  
記者爲謬非也記曰堂二室一其言甚明注者謬耳截廣補修  
堂方十六步廣修之較四步是四分之一也故曰廣四修一門  
堂亦如之堂三之二室三之一五運行太論曰黃帝坐明堂始  
正天綱臨觀八極考建五常五氣行天地之中者也端  
居正氣以候天和然則明堂五室始於黃帝矣疏五過論曰上

經下經揆度陰陽奇恒五中決以明堂蓋言人身之五中猶明  
堂之五室也由是察五色正五音敘五事立五倫設五官啟五  
門列五服作五刑皆從此出焉古者明堂之制下之潤溼弗能  
及上之霧露弗能入四方之風弗能襲徧覽是非周觀得失堯  
舜以昌桀紂以亡皆著於明堂舉鼎鼎則去鼎則鼎則出鼎則  
也殷人重屋注復桀也殷人重屋注云重屋復桀也賈疏以爲重檐愚謂桀讀爲格蓋  
復格也逸周書曰四阿反玷重亢重廊常累復格孔晁注云復  
格累之櫺方言櫺屋栒注云雀栒謂屋檐也亦呼爲連綿格即  
桀廣雅格謂之桀說文謂之復屋棟即今之樓桀

几筵

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薛綜曰筵席也長九尺几俎也長七尺許叔重曰筵一丈

廟門容大扃七个扃說文作鼎非

廟門容大扃七个闈門容小扃三个案扃說文作鼎云以木貫

鼎耳而舉之從鼎口聲周禮廟門容大鼎七个即易玉鉉大吉

也儀禮鼎設扃鼎以覆扃以舉舉鼎則去鼎陳鼎則抽扃判

然兩物說文一之誤矣又云鉉舉鼎也易謂之鉉禮謂之鼎案

禮鼎若束若編以茅為之非堅剛之物與鉉迥殊許氏不應錯

誤至此說文口部云口覆也口從鼎為鼎則鼎非覆鼎之物乎

以覆為舉則又何說且儀禮非叔重所不見者蓋後人亂之則

說文非許氏之舊信矣士冠禮注云今文扃為鉉古文鼎為密

是以易之鉉當禮之扃所以舉鼎者也而以鼎當之可乎禮器

犧尊疏布鼎注云鼎或作冪楚辭招魂作蠹傳寫之訛顏師古曰鉉為

耳扃為闕橫關之以舉鼎所以貫鉉非即鉉也易曰黃耳金鉉非扃明矣顏師古謂扃以貫鉉非即

鉉也先儒合為一物失之其說近是並存以備攷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皇清經解卷二百二十七終

漢軍生員樊封校

皇清經解卷三十一 惠澤子山劉編



